

求恕齋  
叢書

橫陽札記

辛酉仲冬

橫陽札記

袁勵準題



横阳札记  
蕉廊胜录

一函  
八册

出版：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印装：韩营装订厂

北京大兴县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四年八月木板刷印

定价：六十五元

统一书号：17068·1254

齋	求	劉	南
刊	恕	氏	林

橫陽札記序

橫陽札記者祁甫吳先生讀書有得隨筆記載之作補  
松吳丈獲其手稿爲之編次以成者也先生爲學以治  
經爲本尤精研許書諸所攷證多發前人所未發其於  
乙部僅及史漢蓋先生中年後顛志輿地之學未遑兼  
及諸史手稿以類聚者十之二三餘多以別紙書之丈  
爲之分類編次而統以札記名之又以其爲校官後所  
記用盧先生文弢陸先生繼輅札記之例而以地名標  
之平陽故漢回浦縣吳爲安陽晉太康間置始陽縣屬  
臨海郡尋更名橫陽宋齊梁陳因之隋省入永嘉唐武

德五年復置橫陽貞觀初廢大足初復橫陽名縣自晉迄唐爲時最久故標題爲橫陽也承幹受而讀之其大體與日知錄養新錄爲近繁稱博引尤與俞先生正變癸巳存稿相似俞先生存稿靈石楊氏刊入連筠篲叢書賴以傳布後且有重刻之者承幹於楊氏無能爲役而先生之書必傳於後因亟付劖劖氏用副吳丈鄭重誣諉之意云爾壬戌孟冬吳興劉承幹序於宣南客次

橫陽札記卷之一

求恕齋叢書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猶子夏詩序蒙舊有說近閱宋氏翔鳳過庭錄有子夏爲韓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涿郡韓生其後也書儒林傳云韓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如傳說生易親受於嬰非傳自商藝文志易類韓氏二篇注云名嬰陸德明

經典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是書亦本題嬰名無從再冠商字子夏之說仍以舊所考定爲安

乾坤文言不同例

易乾文言篇孔穎達正義分爲六節自元者善之長也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爲四節第一明乾之四德第二明六爻之義第三論六爻之人事第四論六爻自然之氣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至末爲二節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一更廣明六爻之義按坤文言篇止二節一明坤之德一分釋六爻之義此篇前四節疑本別自爲



篇卷首論十翼曰先儒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禘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文言爲一篇出自鄭君所據之一家餘本彖象不分上下或析文言爲二或析說卦序卦各不同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申釋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文與坤文言申釋彖傳一例下文釋六爻或稱易曰或不稱易曰兩篇例亦相符前四節首分元亨利貞爲四德與傳義不同釋爻辭別以初九曰九三曰九四曰六五曰上

九曰立文下又設爲問答加繫子曰於坤文言全不相類其各爲篇明矣潛龍勿用下也二節并兼釋用九之文與前後節復異歐陽修童子問疑易師采輯爲之似不爲無見也

易童子問引見宋元學案尙有可采○車若水腳氣集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

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

### 元善之長也其養三德爲善

漢書律厯志引劉歆三統厯元典厯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其養三德爲善顏師古集解引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蒙按易文言以元亨

利貞爲四德故歆解元者善之長也爲其養三德孟說  
非

鄭易合象象於經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孔子作象象鄭  
元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  
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元合象  
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元合之於  
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  
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  
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

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德清俞先生詒經精舍自  
課文曰魏志此條竊有所疑尋帝之旨蓋以孔子作彖  
象自爲一篇不與經文相連而康成作注卽連屬經文  
之下二者不同故發此問非謂康成作注時將孔子彖  
象合之於經也其云今彖象不與經連則高貴鄉公所  
見之本經自經傳自傳明矣其下云若聖人以不合爲  
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蓋孔子作傳不與經連是孔子  
之謙也康成作注卽與經連是鄭之不謙也若康成將  
孔子所作之傳合之於經傳非鄭作何云不謙豈鄭當  
代孔子謙乎高貴鄉公不應有此謬問而博士又何至

不能對乎竊疑俊所云鄭元合彖象於經句本作鄭元  
合注於經方與帝問相應今作合彖象於經乃後人據  
王輔嗣之本而追改陳壽之文非其實也孔氏正義云  
一家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  
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  
此說若康成合彖象於經則上下象傳不應別出爲鄭  
學者當有異說以是言之康成未嘗合彖象於經此其  
明證也蒙按說卦正義曰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  
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以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  
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之

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詳此疏輔嗣以前  
實已先有彖象附經之本志文非後人追改矣高貴鄉  
公所云今本蓋據當時立學官者言之鄭元何獨不謙  
則并注文爲說爾陸氏釋文引鄭注繫辭云彖辭爻辭也證合此說鄭本爻傳當附彖傳之後象傳則別爲一篇○坤正義因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于亂先聖正經之辭此文綴在初六傳下象辭專謂爻傳則當時附合之本彖傳象傳先升次卦下爻傳又退次爻下也○崇文總目云鄭注文言說卦序卦禘卦四篇與正義所述次序同

### 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張  
守節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象上

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禘卦也蒙按漢書藝  
文志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繫辭次  
彖象之下序卦又次文言之下此文作序彖繫象次第  
不符上文序書傳序字連下爲文此序字當亦如之序  
彖繫象謂序次卦辭繫合爻象也卦辭爻辭古時本自  
各爲書至孔子始比而合之故曰序繫說卦以下方述  
孔子所爲傳耳今疑說卦爲爻傳繫辭爻與彖象別而  
爲三則爻傳自爲一篇也彖象傳有總題爻傳無總題  
以卦分次故云說卦耳說卦兼彖象傳言漢書楊雄傳  
載雄解難篇云孔子錯易象而彖其辭解難彖辭亦兼

象言是爻傳得通名說卦今所傳說卦篇隋書經籍志以爲後得其書說卦位卦德卦象乃古說卦之傳非說卦也漢志列施孟梁邱三家易經十二篇此說卦傳已入其中而敘錄從闕其意尙不謂卽孔子所作史公自序稱繫辭文目爲大傳此文不言傳疑所據漢初舊說與昭宣後博士說復又不同蓋繫辭有顏氏之子云云其文或出自孔門弟子所錄宜別之爲傳象象文言皆孔子自作學者尊之爲經不得施以傳目也十翼之說不知所始乾鑿度云丘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辭孔穎達易正義卷首第六



論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  
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依正  
義此文鄭君以前說多別異陸德明繫辭釋文於知者  
觀其彖辭句下引一云卽夫子彖辭此一家正謂繫辭  
乃傳易者所爲於班鄭說俱異矣今王弼本附彖象文  
言傳於經其文止作彖曰象曰文言曰並無傳字傳字當本  
有知舊本實無題作傳者古義可從此推測張氏止知  
孔說不知其他故牽混而失乾坤鑿度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其文不知采自何書乾鑿度上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漢志孔子爲繫辭之說所本

序卦

荀子大略篇易之成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爲序卦原出於此淮南子繆稱訓引易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亦序卦文

序卦說卦禘卦

隋書經籍志易類敘錄云孔子爲彖繫辭文言序卦說卦禘卦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蒙按說卦三篇當作二篇謂說卦及禘卦也三字傳寫謫誤漢書藝文志敘錄云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漢志不言說卦禘卦明

二篇後得王充論衡正說篇作一篇蓋初出本聯合爲  
卷其後始分析耳序卦次說卦前漢立學本俱如此鄭  
康成王弼韓康伯並據民間所傳費直本乃移其序此  
文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禘卦據孟喜京房本爲說  
下云孟氏京氏有書無師可證也陸明德釋文孔穎達  
正義皆不言諸家本篇次異同因詳考之經典敘錄孔  
子作彖辭象  
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禘卦與志不同此據王韓本口  
說○此說似非說卦正義云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說卦  
三篇尙合爲一篇○鄭本見正義卷首論十翼篇  
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王堯臣崇文總目

### 易一名而含三義

易繫辭下篇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  
適此傳說易名義至詳且悉易緯乾鑿度云易者易也  
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  
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光明四通簡易立節

聚珍本穴作  
丙簡作倣此

據易正義卷  
首八論引正

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

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

取象變節相移

移字聚珍本作和  
亦據易正義引正

此其變易也不易也

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  
其不易也增簡易不易二義殊非上篇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易簡屬乾坤言不屬易言此篇申上義曰夫乾天

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德行  
恆簡以知阻易與險相對爲文其字又當讀而爲彳說  
文彳部彳行平易也从彳夷聲易乃音近段借字焉得  
據爲正文下文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典常似  
與不易義迥然書以易名自當以易爲主不易特其餘  
義非正義矣孔穎達正義卷首論易之名篇引鄭元易  
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爲緯說所惑又引崔觀  
劉貞簡等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易簡外有  
牽附別說所謂辭窮而遁也

湖樓筆  
談有說

易之序也

易繫辭傳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德明釋  
文曰陸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作象蒙按下文是故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辭字承下句爻之辭也爲  
文象字應承此句虞所據蓋古本集解引虞翻曰舊讀  
象誤作原或作序非  
也音訓引晁氏曰虞云舊讀象作原或作序者非說之  
案作象乃與下義合蒙按說文象部豫下有古文縮朱  
氏駿聲通訓定聲謂宥卽古文象此象字蓋本作宥讀  
者不識其字因譌爲原文又譌爲序耳所居而安者易  
之象也卽承上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  
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而言  
韓氏參用京  
陸說殊支離

### 易者象也

繫辭傳是故易者象也孔穎達正義曰前章皆取象以

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蒙  
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占三  
者皆出於象故此專以象言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  
乎變者也亦承上章居則  
觀其象動則觀其變二句而申言之  
象者言乎象者也即易者象也之說

### 彖者材也

彖者材也韓康伯注曰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  
卦義也蒙按材字當讀爲辭說文辛部嗣籀文辭从司  
朱氏駿聲通訓定聲云司聲司與才古讀相近說文虫  
部齧毛蟲也从虫或聲讀若筍據爾雅  
釋文引是其證也爾雅  
釋詁在察也朱氏云在段借爲司嗣借稱材正猶司借

爲在矣彖辭也者謂之辭繫卦下文爻象以情言注  
曰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彼辭字據上文聖人之情  
見乎辭而言義甚塙鑿此辭字借作材注說因告之耳  
辭字對上象字爲文易者象也謂卦畫以象告彖者辭  
也謂卦情以辭見也辭與象二者乃易綱領故傳特詳  
之下文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辭連文其尤顯  
證漢書楊雄傳雄解難曰宓犧氏之作易也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

古禘易

太平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  
千三百言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未詳所據蒙按漢書藝



文志易類有古襍八十篇桓子所云蓋出於此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亦據此書爲說也

大小戴記引易逸文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慎始釐若毫釐繆以千里大戴記禮察篇引同保傳篇作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賈誼新書昭教篇同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東方朔傳亦俱節引此文蒙按漢書藝文志易類有古襍八十篇諸書所引蓋出其中盧辯注據易說言裴駟集解云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顏師古集解云斯蓋

易家之別說者也皆旁據通卦驗文而不敢指定王應麟困學紀聞直謂易是通卦驗非也通卦驗及乾鑿度並依附繫辭策數說卦方位爲說隋書經籍志云說卦三篇後得則其書作於太始征和以後無疑東方朔司馬遷雖俱仕武帝朝得與河內女子獻書時代相接此書正義引別錄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之文推測知之若依論衡正說篇作孝宣皇帝之時得逸易禮尙書則又在東賈誼遠在文帝時於說卦之出已不及方司馬之後見焉得下引緯書此可決其不然矣大戴記易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漢書郊祀志載劉向災異對引作易大傳其書亦本在八十篇中故目之如此今古禘書

亡本命篇以采取入記獨存正其本云云又僅散見於  
緯說者遂莫能詳其原委然兩載記俱引有君子慎始  
之文通卦驗無之足證通卦驗文自因采節而存非其  
根也全氏祖望箋云緯候萌芽於春秋戰國之時失未  
考核爾

舜典

堯典舜典二篇周世已有分合兩本禮記大學篇引克  
明峻德稱爲帝典所據乃合爲一篇之本也孟子萬章  
篇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  
海遏密八音系以堯典所據則分爲二篇之本兩本俱

傳自孔門弟子至漢世分而爲今古文某氏東晉古文尙書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與大學所據本合孔穎達堯典正義引鄭君逸目注云舜典一與孟子所據本合然則二家傳本目異而文無別明矣趙岐孟子章句據書敘疑有佚篇按書敘本秦漢間人作其目有咸有一德無尹告與禮記緇衣篇所引不同有酒誥無康誥下篇與韓非子說林篇所引不同有嘉禾無揜誥與尙書大傳所引亦不同有畢命無豐刑與劉歆三統術所引又復不同漢書藝文志及書正義引馬融以下諸儒注並依緯文尊之爲孔子作過也此敘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  
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明是析  
帝曰欽哉以上爲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與梅賾  
所上古文本同與孟子所引本異趙說失未深考耳劉  
逢祿書序述聞焦氏循尙書補疏宋氏翔鳳尙書譜並  
有書序舜典在今文堯典篇中之說大禹皋陶謨爲一  
篇亦三家發之舊說可不必拘○堯聞之聰明將使嗣  
位當作堯使嗣開通聰明因開字通字殘闕傳者誤讀  
爲聞之遂移置使上而又加將字以足成之開通聰明  
卽經所謂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歷試諸難卽命九官  
之事難卽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之難序標本與孟  
子所引本同○大禹皋謨爲一篇有法言說可證

甘誓

書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墨子明鬼下篇禹

誓曰大戰于甘蒙按莊子人間世篇云禹攻有扈與墨  
子合書序之作蓋又在莊子之後 兼愛上篇且不惟  
泰誓爲然雖禹誓卽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  
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  
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禹誓與明鬼下篇所引目同而  
篇異疑古尙書甘誓前本有禹誓一篇序者佚之韓非  
子說林篇引酒誥作康誥則甘誓爲禹誓其例亦相同  
矣非命上篇引仲虺之告說之曰此言湯之所以非桀  
之執有命也中篇作湯與仲虺一非之下篇云湯爲  
仲虺之告以非之  
三說亦參互不同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尙書禹貢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某氏傳曰沿江入海  
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蒙按上經三江旣入漢書地理志  
云北江在毗陵北南江在吳南中江出蕪湖西南三江  
皆禹迹所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謂沿南江入海自海  
入北江自北江達淮入泗耳北江與淮有川渠通達爾  
雅釋水篇淮爲澣郭璞注云別爲小水淮水正流入海  
別出之澣入江其渠漢謂之山陽津自盱眙破釜澗分  
支東逕軍山支峰老子山南絕白水陂東南出匯爲樊  
良湖南至江都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車駕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帝還洛陽謂濟曰吾  
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通鑑山陽池作山陽湖  
劉氏文淇揚州水道記謂精湖今津湖山陽池今高郵

邵伯諸湖當是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州論曰淮湖  
紆遠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潁山陽池上流與淮  
通合之渠時已斷絕精湖以下乃陳穿所溝魏舟所行  
非山陽津也注自爲說云中瀆水出山陽白馬湖謂之  
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緣東晉置山陽郡於淮  
陰移入下流實則東晉所置山陽自兖州舊郡僑立  
不以川渠得名杜預解左氏春秋哀九年傳溝通江淮  
云廣陵韓江至末口入淮末口卽山陽口不謂之山陽  
是杜時尙無此名矣太平寰宇記白水陂在寶應縣西  
入十五里鄧艾所立於盱眙縣破釜塘相連大業末破  
釜塘壞水北入淮白水塘因亦竭涸破釜塘在淮水南  
白水塘西蓋堰盱眙水爲陂與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  
云洪澤浦在盱眙縣北三十里舊名破釜淵破釜淵卽  
洪澤浦其塘當起富陵河口截今洪澤東至白水陂口  
今湖水分流自高郵邵伯湖注芒稻河入江西南有老  
引河分湖口淮水合湖水環繞其麓古山陽津當於此  
山屹立湖與正川分行南北以此派經山南故名山陽  
首受淮流與正川分行南北以此派經山南故名山陽  
也寰宇記引古嶽瀆經云禹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  
曰無支祁徙淮泗陰鎮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輟耕錄



引山海經作鎮于軍山之下軍山龜山俱與老子山近  
軍山在西北龜山在東南三山並鎖邊淮流知山陽必  
謂此山水道記以爲蜀岡之陽失未考古說耳山陽不  
通其流卽爲破釜塘所斷水經作於魏世據見行川絡  
不記已改之跡六朝以後遂無有言之者杜解定四年  
傳舍舟于淮炳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此舟行  
入淮在溝通江淮以前應與末口異道解不詳具說者  
亦莫能分辯今鈎校出之可釋然己嶽瀆經言龜山在  
淮泗陰古泗水至睢陵入淮南與老子山相直淮水自  
上流合渦潁諸水而東至此爲所壅勢不得不分支南  
注漢時於方與鑿泝渠堰泗水北行入淮之流減去三  
分之一淮水上流又分渠散入九江汝南境中下流勢  
亦漸減正流旣順分出之支轉爲舟行徑捷無高原大  
陸爲之隔遠不必更涉海道導江經至于東陵東迤北  
會于匯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桑欽  
言淮水出丹陽郡陵陽東南北入大江詳兩文古經匯

字本作淮桑言出陵陽者以東陵爲在陵陽北也班言  
出金蘭者以其縣又別有東陵鄉也實則經文之淮卽  
會于泗沂之淮孟子滕文公上篇禹排淮泗而注之江  
墨子兼愛中篇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  
湖之處俱謂此淮水經例凡言會者水名必詳具於州  
荊州經無淮揚州及徐州二經淮雖六見並導自桐柏  
之淮無二淮也東陵上承九江之文其地自在九江以  
下桑說爲合桑意謂陵陽以在東陵之陽得名陵陽爲  
廬江所出是今安徽涇縣之清弋江陵陽  
舊治當得今石埭太平旌德諸縣之地東陵在北蓋今  
當塗含山縣之東西二梁山夾大江古目此爲陵故  
名東梁山晉書卞壺傳蘇峻至東陵口胡三省通鑑注  
爲東陵矣

云當在牛渚山東北此東陵卽桑所云東陵惟漢時爲牛渚西南境地之大名晉時僅存小名略移於下流耳東迤北會于淮乃補敘導漾經文謂北中二江由是分行北江過漢毗陵又與北自山陽分流南注之淮水會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晉陽秋曰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今建康卽秣陵西北界所塹卽建康南淮也南淮因北淮而名可證淮水自在秦淮水口東北入江也桑以今清弋江爲淮水亦緣南淮之說而誤耳班所云東陵鄉淮水今太湖縣長河水經江水過下雒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馬氏素麟長江圖說云

東陵鄉蓋在龍坪山北長河源出英山縣之四流山是東陵鄉地下流入江去東陵亦數百里故又移其名於此也下經東爲中江始敘中江正流桑不知互備之例求淮水於二江分派以上因失其所在班說益去之遠矣孔穎達正義於上經至于澧引鄭元注云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匯字從今文讀無水名可言所據本必亦作淮於此經引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經無正文志言在吳南其派分自下流注所云是蕪湖上流之江志云分江水首受石城江東至餘姚入海卽此南江石城在蕪湖北餘姚與吳夾江爲縣

石城據水經在居巢牛渚下流故治蓋在今當

塗縣采石司東南三國志吳書程普傳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石城在春穀東是與晉太康所置異地鄴注以爲貴池誤蕪湖據元和郡縣志在丹陽湖側亦兼有當塗南境也餘姚北岸爲平湖之乍浦口據越絕書記吳地傳吳古故度會夷奏山陰從由拳辟塞南江入海當由此道漢時吳與餘姚劃此江爲界故志具兩境注疑南江南江上流絕錢塘江而南亦非詳具志水道圖說補正

正首受石城注不云分江水竟江水猶云江水分乃別水之通目不可以當正名南江對北江爲文有北卽應有南故依經立目如此然則北會于淮爲兼敘北江鄭固已推勘出之也淮南人間訓江水出於岷山下洞庭鵞石城經丹徒洞庭見山海經中山經其澤謂之澧沅之交瀟湘之淵郭璞傳本交上衍風字文義難通今審正下洞庭卽綴上經

之至于澧石城是東陵所在驚卽經所謂逸丹徒與江  
都夾江此文必綴會于淮之地與鄭說大略相同淮南  
書作於古文未出以前其言別本先秦古記流傳自遠  
淮與江各自爲瀆支流通注猶濟與河各自爲瀆流亦  
互通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與兗州經浮于濟漯達于河  
自是一例經不具首尾兩江便文耳荊州經浮于江沱  
潛漢逾于洛尋審川跡亦非一潛漢與洛中間有鈞水  
丹水可浮必當時舟行所及經文不具卽以潛該之矣  
沿江入海沿海入北江沿北江入淮

左氏定四年傳沿漢而與之上下杜

解沿緣也沿兼上下兩義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此  
經云沿順水行也順亦兼上下爲說順水行謂順江行

入海順海行入江非順逆之順也傳云順流而下誤江  
行有順逆海水深廣潮流上下隨時變遷無順逆可言  
紀文沿作均孫氏星衍今古文注疏云均蓋衍字一切  
經音義引三倉云循古文作均循與緣義同鄭所云順  
卽三倉所云循也釋文引馬傳云均平直以爲平行無順逆矣

春秋時吳越戰爭多行  
此道左氏定四年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泖  
杜預集解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吳舟舍于蔡  
泖非自北江入淮而何國語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  
率師沿海沂淮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率師屯海通江  
江淮可通言所沂之淮非北江所會之淮而何吳語又  
述吳王夫差告勞於周云沿江沂淮文更明顯吳兼有  
三江沂淮不沿海越止有南江通江必沿海觀兩國所

行古人於海不近避亦不遠涉確然可知也

左氏哀十一年傳徐承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詳上文云吳子伐齊軍于郟下文云齊人敗之徐承所行係齊境自濟入漯自漯入海之道半途而敗故傳云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繫之江南海道緣當時有李寶自蘇州泛大洋至膠西之師比附而失自吳浮海未至齊境不得接戰既至齊境是自我襲齊矣非將自海入齊於傳文實不相應胡氏謂禹貢雖指據此謂吳越戰艦皆行海道失未尋審也

龍門未闢呂梁未發以前禹塞其餘支存此一流以分

汜溢之勢左氏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所通卽此

分流注江之淮邗地南控江西傍淮潁築城者濼其東

北引二水環之故云溝通

溝謂城之壘禮記禮運篇城郭溝池以爲固溝與城是一

事古時溝有制度吳始變匠人之法故傳記之杜解誤連下流吳王濞所開以通運道之渠云于邗江築城穿



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始別溝於壘寰宇記引阮昇之南兖州記云吳王濞開茱萸溝通運至海陵倉故記云邗溝卽吳王夫差所開漕運以通上國則六朝時尙有兩說矣史記河渠書敘三代以後所穿川渠云於楚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不綴此傳知舊說不與杜同阮記所言爲得其實寰宇記又引吳越春秋云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今吳越春秋無此文所引蓋皇甫遵之吳越春秋傳皇甫後於杜卽本杜說吳越春秋所記地名多同漢引溝水自海內外傳此不言邗明非本書之文也

陵至射陽以通運志謂之渠水其流北入湖與淮水異行東京之季破釜濶堰以溉田山陽流絕樊良湖上承盱眙以南山溪之水微不成川下流又爲穿渠者所洩與渠水並導入淮形勢遂改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州論云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則禹跡之湮變

在建安時矣韋昭解吳語不取吳越春秋之說別云循

海而逆入於淮其說下句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又

謂或有淮字誤已疑江淮不可通舟

吳越春秋作通江淮轉襲吳所據本

亦有淮字詳其說越王句踐所率中軍與范蠡舌庸前軍本相繼入北江其絕淮路既敗王子友於姑熊夷乃留前軍扼淮移中軍還入中江故曰通江淮轉襲吳也姑熊夷似近江之地王子友守吳閭越師入江率師往襲爲所敗耳左氏哀十三年傳云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此姑熊夷敗還以後之事傳上文云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則越王句踐自北方於轉襲某傳之形甚合解以姑熊夷爲吳郊亦牽合兩事而誤

作於韋後比附時說故於導江經從今文讀淮爲匯於

此經直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也徐州經浮于淮泗達

于河漢時泗水堰入泲渠浮淮不能達河志綴故道於

湖陵此經及兗青荊豫梁雍經浮沿達會之道並闕無

文尋例以求當時川絡與古不殊

阮氏元序揚州水道記據志渠水首受江

北至射陽證李翱來南錄自淮陰至邵伯逆流之說謂唐宋以前地勢南高北下亦誤合兩流爲一渠水今鹽河李所行今運河各不相涉也漢時無運河高郵湖東北有隄岸障隔西來之水注此自不能不南洩於江今芒稻河尚南流 皇朝經世文編載道光三年高郵州知州葉機議云本年八月高郵啟南關壩湖水漲至一丈七尺四寸則又不得謂江都地形必高於北矣渠水本平流以江潮出入故云首受江志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清水又至蕪湖入江一南一北不能不執一論也

杜解哀九年傳誤溝爲渠以漢前後所穿之瀆通屬

之吳於闔廬所行尙分別爲說渠水在東淮辭在西兩

不相混蘇軾書傳偏據一解謂禹時江江淮未通夫差

始通之疏舛甚矣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杜說乃引江  
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雖未勘及根實辯析甚

明胡氏渭錐指王氏鳴盛後案不能推闡反援以證成

某義所不解也

孫氏星衍分淮在江論據水經淮水肥水施水蕭注及輿地紀勝之文謂淮水

自肥水注巢湖自巢湖注江證之河渠書此渠乃楚所通非禹跡也淮南人間訓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雩婁今霍邱縣地肥水篇注云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壽春與雩婁接壤爲陂南卽巢湖河渠書所言通溝江淮之間者必此矣巢爲吳滅在春秋昭二十四年闔廬舍舟淮汭亦得取道巢湖然左氏定二年傳云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豫章近淮汭地卽闔廬所自以登陸者時吳師分二隧正兵在北偏師潛出於南則舟行入淮自取他道不由巢也襄三年傳晉侯使荀息逆吳子于淮上五年

會于善道善道今盱眙見寰宇記所引南兖州記昭十三年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此會必水行是吳舟由破釜口達淮固有明徵後案云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卽朱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於古跡正相反矣錢氏大昕潛研堂集答問謂胸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故孟子云注江以導淮經東入于海之文例之亦柄鑿不台也

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

書禹貢正義引鄭君注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蒙按言會者皆是水名義無可疑導江經會于匯某氏傳云會爲彭蠡彭蠡是江漢所匯之澤不得言會匯亦非彭蠡之名說俱難通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說作淮證以孟子滕文公篇排淮泗而注之江之文匯爲

淮借字必矣言過者皆是水名似不盡然經文言會之水其名並詳見九州言過者名不全具兩例自有差別導河經過降水史記河渠書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謂河爲敗時別出之水水經河水篇注云不遵其道曰降降與洚同也降水首受河下流注海地理志信都下云禹貢絳水入海絳水卽降水繫於信都者河渠於周定王時改徙降水入漢世上流已絕惟信都之瀆尙存故記其跡如此非謂降水本首受信都也水經濁漳水篇注引鄭云地說大河

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  
鉅鹿相去不容此數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  
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  
降水爲其水於數爲敗之說全不相應旣云世失其處  
下文又云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今本徒作從據義正則降水流  
絕固事勢所有不必疑黎陽以北別無降水矣導漾經  
過三澨說文水部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作也左氏春  
秋成十五年傳華元洪睢澨澨可施決其爲人所埤以  
止水之堰甚明三澨卽漢水之澨漢自滄浪以下去雲  
夢北澤已近南流可徑入江禹以敷澤不可挾川爲堰

邊之使東故有溼溼隨水所決入之處爲之漢水入澤  
非止一道故有三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注云  
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溼古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  
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溼水名也左傳句溼漳溼  
雍溼遷溼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  
途關路惟鄭言在竟陵縣界溼爲水名於左傳所云實  
不能合三溼又當分析爲三三水合爲一仍是一溼不  
應言三若一水分爲三竟陵界中又無此水竟陵今天門縣其東  
爲漢川縣漢沙羨安陸二縣地縣境有松湖支津分三  
道入漢見湖北局本一統圖與鄭說略近水經沔水篇  
注巨亮湖大湖溼水各爲一地說出自緯書乃成哀間人  
一流今渠蓋後人所通



所爲河渠書云楚於西方通渠漢水雲夢之野雲夢支渠多楚所溝通地說據當時流合之水被以古名不可據矣導江經過九江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賈子脩政語上篇大禹鬪河而道之九歧鑿江而道之九路

今本鬪作鬻歧作牧據淮南要略篇校正鬪淮南作剔古字通

淮南要略

篇同九江與九河並言江河皆是大名九河言播者占地廣施功多也九江不言播者占地狹施功少也播與過有別九江九河之各分爲九無別正義引鄭申志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山谿不可名江此例鄭必有辯所字蓋析之誤從山谿析出者謂江水正瀆不能容九支渠

從谿澗中分導始盈此數也江水旁行谿澗於事理亦  
近然谿渠爲江水所行當通謂之江不必再立谿名二  
字亦贅設矣三說皆緣證合水名之例致成歧互詳導  
河經過洛汭洛下增綴汭字過例自專以汭言不關所  
納之水導渭經過漆沮亦過漆沮之汭不言會于漆沮  
以其汭已近河耳降水三澗九江皆別出之汭鄭不知  
經文汭字包括下目別求他例於史漢說文舊說俱不  
能融也林之奇全解引曾旼講義云大水受小水曰過  
漆沮與渭非大小相懸不可通矣經此文以漆沮與河  
近渭水至此不能復  
東若從灃涇之例言會下句當復綴又東二字文無所  
施故從洛而之例言過也胡氏渭錐指墨守曾說乃疑

馮翊洛水以外別有漆沮小水禹所治者如此可謂強作解事矣

### 允征篚厥元黃

書序述間云鄭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蓋誤以成王征爲允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允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同異孔疏以爲僞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卽孟子文也蒙按劉說至塙江氏

聲集注音疏破周爲君失未深考

允征今文作爾征又疑是東征之誤鄭注

本文當作爾王征正義所據本脫王字因而誤爲允征耳正義又云鄭注書序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履伊陟臣扈據序爲二篇此合引則非書名也載孚在亳卽孟子引伊

訓駭載自毫之異文征是三臞乃注語其臞字與所疏  
晚出本不同故并及之本臞字傳寫譌失溷爲一說者  
遂以此爲伊訓逸文矣  
三臞續漢志作三臞

盤庚三篇

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章  
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孔穎達尙書  
序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  
誓猶有三十一孫氏星衍古文尙書篇目表云孔穎達  
疑伏生已分盤庚爲三故云去泰誓有三十一誤也蒙  
按洪适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盤庚中篇末空一字是  
歐陽已分爲三之證堯典正義云鄭元分出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不及歐陽就所據者言之龔氏自珍太誓荅  
問謂歐陽夏侯已分康王之誥似矣

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

書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俞先生平議謂當在梓材之首王曰封封字涉康誥酒  
誥之文而誤衍蒙按周書作雒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  
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作雒解所云正釋梓材以厥庶  
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之文古經惟三  
月四十八字本在是篇之首無疑漢書藝文志云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二率  
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召誥脫簡二疑卽謂此不云梓材者古文分卷  
與今文不同是篇與召誥合爲一卷其書卽爲召誥上  
篇故略從之也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毋彝酒作康誥  
亦二篇同卷通爲一目卽其例惟三月四十八字以簡  
二十五字計之二簡少闕兩字若依二十二字之數差  
多四字釋文云乃洪大誥治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大傳引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又無大字各本字數復多  
寡不一今無以定志又云脫字數十大約乃洪大誥治

下尙有闕字耳王曰封三字當在酒誥篇末其下又脫一簡孔安國不得其讀因失其傳二篇次第相連故脫亦俱脫近人不知四十八字爲梓材篇文因并不知劉向所謂脫簡者爲何文矣因先生之說爲推考之如此世說新語注引尙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

道也二三子明口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按此傳是說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之文非釋梓材篇名也鄒氏漢勳讀書偶識據金履祥通鑑前編說欲改王曰封之文作王曰子才妄矣說苑君道篇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



拜受命而辭此伯禽命篇佚說之僅存者於梓材絕不

相涉

墨子明鬼下篇禽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誠宗無大與說苑所引當爲一篇之文說具下

史記衛康叔世家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按論衡效力篇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之謂也史記所云示君子可法則卽約此文段氏玉裁古

文撰異云同大傳說非

史以梓材爲誥  
康叔本書序

### 金縢

尙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  
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  
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  
不敢臣引見顏師古漢書梅福傳集解段氏玉裁古文  
撰異云今文之說最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旣克商二  
年云武王旣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  
之後秋大孰之前間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

而突書其薨之後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孫氏星  
衍尙書錯簡考因疑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謂公已上  
蓋金縢文自秋大熟已下爲毫姑逸文蒙按史記魯世  
家述此經文於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曰周公歸報成  
王乃爲詩貽王於秋大熟未穫曰周公卒後秋未穫今  
文經于後二字蓋本在秋大熟之上故其說如此非絕  
無顛末也金履祥通鑑前編引傳文周公疾上有然後  
二字然後卽于後說尤明顯段氏讀之不審耳孫說更  
涉臆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恐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下文辯駁甚多然未有如段說之直截者以經文秋大穫上本有于後二字故不敢言也云當此之時周公死則仍從今文家說以于後爲卒後矣

酒誥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蓋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蒙按酒誥通稱康誥猶堯舜二典通稱帝典書序云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似與舊說相應然舜典別自爲序則酒誥亦應別異揚子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其議是也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

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史遷於以殷餘民封康叔下文別爲說亦以序文爲不備也

依法書說序本無酒誥其題與韓本同今酒誥字爲後人據今文篇目增益○史記所據蓋今

說文

### 受德

書立政篇其在受德啓陸德明釋文引馬融注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史記周本紀作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

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以受德爲紂字蓋六國時師讀

之異

呂覽所據立改蓋疊一德字故與上文桀德異馬本不疊字因易其解耳牧誓今商王受依呂意當

爲省文猶左傳重耳省爲重展與省爲展也

### 去發

墨子非命下爲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命蒙按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

據朱氏右  
曾校本

文

義與此所引大略相近蓋卽解此經文分目去發當讀  
爲克殷古文作𠄎隸變作𠄎讀者不識其字移下半之  
已與殷字右旁聯合因譌古爲去又譌殷爲發矣克殷  
是太誓中下篇首之文故墨子及周書解俱卽據以標  
目俞先生平議疑是太子發之誤以下武王爲太誓去  
發以非之文證之似未然

朱氏右曾集訓校釋據史記  
殷本紀於軍下補翼曰徐道

修社及商紂宮句云玩  
孔注疑所脫不止十字

橫陽札記卷之一



橫陽札記卷之二

錢塘吳承志箋

吳興劉承幹校

太戊四篇伊陟仲丁太誓三篇

史記殷本紀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  
艾作太戊書序作咸艾四篇無太戊蒙按紀述太甲篇  
曰作太甲訓三篇述盤庚篇曰作盤庚三篇皆標著篇  
數說命三篇紀不錄此咸艾下不繫四篇所據序文本無此二

字今本蓋遷以後人因序目有關不備百篇補以充數  
太戊篇目又涉下太戊贊于伊陟之文而誤刪之紀下

文云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帝仲  
丁遷于澠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仲丁書闕不具原  
命河亶甲祖乙有書伊陟仲丁無書今序有二目亦後  
增也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  
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二月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齊世家十一年  
正月甲子誓於牧野魯世家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  
佐武王作牧誓詳三文所據太誓牧誓一序亦與今不  
同史公見本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十字在一月之

上三篇及武王與受戰于牧野云云俱闕今本亦增益者分析竄改論衡佚文篇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陳氏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云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敘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成帝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霸所據已備百篇此改定本疑卽出自霸父孔穎達尙書序正義曰或云百二篇者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尙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百二篇霸父子所定而緯說相同是緯書實附霸作陳氏謂霸據緯文殆不然法書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俄

空謂書存而序亡

上云書酒誥之

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篇俄空焉今亡夫自謂酒誥

之序闕而經仍不亡俄空

據見存之篇所不論也 牧誓次在酒誥

之前其書具今文二十九

篇中法書置不論列所據本

已有增益漢書律厯志述

劉歆三統厯世經云書序曰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

太誓八百諸侯會

舊本脫作字據下文

引書序作洪範例補太誓

八百諸侯會必有作字

還歸二年乃遂

伐紂克殷十三年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

得周正月辛卯朔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

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

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壘夜陳甲子昧

爽而合矣世經分太誓序爲二其意以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九字爲牧誓序傳寫錯入太誓之上所據仍與遷同改定之本固在所不取矣新莽後古籍散亡此本

因與書緯孔子定百二篇爲尙書之說相應其傳獨盛

賈逵著別錄援以定百篇次第

書正義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

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賈所據今古文俱無百篇是依序爲錄也

馬融鄭元諸

儒遂相率爲之傳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引王肅注本云

彙飶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王氏參考別本

又復增多六字是後人節次改益之確徵

據薛季宣書古文訓引伏

生尙書大傳九共傳文汨作亦非篇名說具前王云汨作九共故逸似謂汨作本無此篇九共止一篇無八篇

也凡其下蓋尚有別語傳者刪節而闕耳世經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

月庚午跗王命作策豐刑顏師古集解引孟康注豐刑

逸書篇名豐刑不見序目劉旣不以爲疑孟又直指爲

逸篇知西漢經師所傳舊日本闕略不完馬鄭定從晚

出本魏人猶不盡信也馬氏若璩古文尙書疏證云左氏所引有伯禽唐誥並不見今

百篇序中知古逸多矣證之史紀漢志其說自確

### 太誓司馬遷劉歆異說

史記殷本紀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

空諸節齊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眾庶與  
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  
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  
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  
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  
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  
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  
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

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  
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  
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  
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齊世家武王卽位九年  
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  
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諸  
二字亦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  
誤疊太誓蒙按史記兩文俱本今文太誓分今殷王紂以下



爲十一年作乃還師歸以上爲九年作其意以還師事  
與序不相應當別爲一篇今殷王紂以下始合於伐殷  
之文是序所云渡盟津作之太誓也漢書律厯志述劉  
歆三統厯世經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  
誓八百諸侯會作字據例  
補說具前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  
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  
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  
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明日壬辰晨星  
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  
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周書武成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  
也四月癸亥至牧墜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劉氏移太  
誓序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九字與牧誓附合其意以  
爲序所云太誓實是觀兵時作一月以下九字乃牧誓  
序錯入太誓博士書還師以上於序相應以下襍采牧  
誓篇說於序不相應與史公說互異綜觀兩家之言當  
時爲古學者俱謂太誓後出讀者間有補綴非尙書本  
經并非民間所得原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條列十二  
證申今古文均有太誓之說於史記世家漢書世經正

文似皆未細覈也。墨子非命篇引太誓有上帝不常九是有以亡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之文自是克殷後作依劉歆說此篇亦當在牧誓中傳本闕佚墨子稱太誓猶甘誓爲禹誓之例非序所云十一年作誓之太

### 伏生得二十九篇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孔穎達尙書序正義曰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

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  
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  
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蒙按儒林傳言伏生得二  
十九篇蓋當時博士議請增立之說如此王充論衡正  
說篇曰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  
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  
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  
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  
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伏生老死書殘不竟  
云云亦出自博士奏語書殘不竟是二十八篇外尙有

遺闕未授之篇合併爲得二十九篇明矣儒林傳據功  
令而作故文不別析班固作漢書傳及藝文志於逸易  
禮俱不置一辭周官經之考工記亦不言後得皆祖遷  
意陳氏壽祺左海經辯謂遷旣見大誓後出追述伏書  
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冒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  
使遷誣伏生於功令之語失未細審耳

孔穎達尙書序正義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  
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王  
充論衡正說篇作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  
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

書各益一篇兩說不同蒙按別錄爲劉向手定其擢諫大夫卽在宣帝時所述當不誤正義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據本始二字疑西漢著記所載

漢書藝文志漢著記百九十卷

本作太始元年奏立泰

誓太字譌而爲木後人因又譌武帝爲宣帝耳別錄武帝末當作武帝時天漢末蓋得書在是年奏立則踰歲也正義別錄云云次鄭元書論之下似此文卽書論所引天漢二字爲鄭君節省王應麟玉海藝文部引別錄

劉歆移太常書下作時

作武帝時民得於壁內武帝下有時字

藝文

志考證引正義作武帝末與今本同此所引蓋出自他書  
別錄雅琴趙氏下云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温室據彼文云宣帝時元康神爵間則此文本作武帝時下當有年號審矣武帝末至宣帝初中隔昭帝十三年○隋書經籍志序亦以說卦三篇爲河內女子所得○逸禮不知何篇疑是十七篇後之附記非經也漢紀孝成紀作士禮十八篇○徐氏灝通介堂經說亦云史併計之從漢制○又云藝文志不復分別仍取劉歆泰誓後得之說載於傳中彼此詳略互見

### 尚書古文經五十七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

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  
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蒙按孔穎達書堯典正義引志  
及劉向別錄並作五十八篇顏據本誤志例凡書入錄  
後亡闕者皆標具原有篇數此經別錄定著五十八篇  
志不得有所損益又鄭云亡篇據書武成正義是謂武  
成其注文云建武之際亡建武乃光武年號其亡失在  
後漢豈應綴入前志本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引江氏聲說史籀十五篇  
下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周  
宣王十八字爲應劭音義之文見元帝紀集解說具本條志  
彼注無說知建武時亡篇例所不具宋氏翔鳳尙書譜



云逸十六篇衛宏等不說鄭曰武成逸書亡蓋偶於武成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並亡如宋說建武時所亡又非一篇武成正義曰漢書律厯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詳正義文贊所云後亡蓋因徵引劉歆三統厯譜所稱逸經而及之並不通論亡篇之數顏注誤矣故五十七四字是顏語孫氏星衍古文尙書注集本采作鄭贊又於後亡上補經五十七篇五字並誤禮記緇衣篇注尹告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段氏玉裁撰異云是篇本逸而云亡者蓋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東漢亡篇非一不得云故五十七矣況七字乃陳隋本譌誤亦非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集解引韋昭曰鄭所及見也

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書彪有續

入志仍從七略作七篇此經既具向錄必無省改無疑  
某氏書序云定五十八篇所據卽志文陸德明經典敘  
錄引同顏本其誤當在六朝之世孔所見係是東晉以  
前舊本故與某氏本合太平御覽學部引桓譚新論云  
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依志文亦當作四  
十六卷爲五十八篇閻氏若璩書古文疏證已有說論  
五字蓋本在爲字之下後人因六字脫去誤移置卷字  
之上鮑氏刻本從惠氏棟古文尙書考改作四十五卷  
爲五十八篇失未根考王氏鳴盛後案疑新論除序言  
之俞氏正癸癸已類稟謂五十七五十八俱當作五十  
六並非。僞孔安國尙書序僞孔衍家語後序俱作五  
十八篇經典敘錄引藝文志作五十七篇與顏注本同  
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新論亦  
作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

古文尙書得多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蒙按上目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爲五十八篇

據書正義引

正經二十

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此文二十九篇卽大小夏侯經二十九篇則十六篇亦卽四十六卷中之十六卷矣孔穎達書堯典正義謂篇卽卷是也惟十六卷合所考二十九卷止四十五卷於目數不合王氏鳴盛後案疑序當一卷據律厯志引劉歆三統術世經稱古文畢命爲畢命豐刑與序目不同知古經實無此篇劉歆傳載歆

移太常博士書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三統術世

經引今古文篇目凡九

湯誓伊訓牧誓洪範武成  
召誥洛誥顧命畢命豐刑

惟大

誓無文以此證之二十九卷中尙應除去大誓一卷其

實數僅二十八卷分爲三十卷者蓋堯典篇中析出舜

典一篇顧命篇中又析出康王之誥一篇二篇異目故

異卷耳大禹皋陶謨篇同目故止分篇不別分卷

說具  
焦氏

循尙書補疏宋  
氏翔鳳尙書譜

是以爲四十六卷五十八篇班氏於此

不能細析鄭君書注墨守博士業以大誓三篇當一卷

復泥緯文定序篇爲孔子作凡世經所引古經篇目與

序不合者概從刪闕遂以成歧堯典正義引鄭逸目注

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十六篇無畢命豐刑明與歆所據本有異又王莽傳載羣臣上居攝儀奏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是奏亦歆等所爲則原書尙有嘉禾一篇鄭亦無之劉氏逢祿書序述聞謂二十四目不足盡據其說信矣得多十六篇當是汨作一九共二益稷三五子之歌四允征五湯誥六咸有一德七典寶八伊訓九肆命

十原命十一武成十二旅葵十三嘉禾十四罔命十五  
畢命豐刑十六耳五十八篇者三十篇中分大禹皋陶  
謨二篇盤庚三篇爲三十三篇十六篇中又分九共九  
篇畢命豐刑二篇爲二十五篇也畢命豐刑同目異篇  
與大禹皋陶謨同目異篇一例鄭入大誓勢不能不出  
三篇故此二篇與嘉禾篇俱在所削矣顏師古律厯志  
注引孟康舊注曰豐刑篇名泰誓正義引馬融傳云吾  
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孟所見逸  
經篇目有豐刑而馬考定古今無大誓然則劉鄭兩家  
異同可得而詳也某氏東晉古文序云增多伏生二十

五篇某氏據舊說作逸二十五篇明鄭目乃以意更定

閻氏若據疏證執鄭爲憑考之不審馬融分出康王之

爲不可據似卽考定古經三十卷之數不分舜典大禹

護者舜典有書序及史記五帝本紀所分二本大禹謨

并無別本不能定其起訖故不敢分也然觀其所述則

逸十六篇與鄭異說明矣。史記五帝本紀分堯典舜

典爲二不分大禹皋陶謨以同序同卷也周本紀分顧

命康王之誥皆與今文家說不同蓋從孔安國問故得

之考若逸十六篇安國不說故史公亦無從采入矣。○

鄭注舜典序有入麓伐木之說似亦謂舜典卽在今文

堯典中又云舜典逸未詳。法書孝至篇言合稷契之

謂忠謀合皋陶之謂嘉不言大禹亦謂大禹皋陶謨本

是一篇。鄭去畢命以所見別本不與序相應并削嘉

禾者篇中假王之文王莽羣臣上奏說作假皇帝故疑

也其非也

### 逸十六篇

尚書譜按漢書律厯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三統術  
歆議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  
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亡衛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  
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  
之際亡蓋偶於武成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  
亡於建武之際也蒙按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  
湯咸有一德鄭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  
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段氏玉裁古文



尙書撰異云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說與宋同孔穎達畢命正義引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咸有一德典寶引伊陟臣扈伊訓諸文蓋皆其遺文佚句之僅存者耳

伊訓載乎在毫疑卽孟子朕載自毫之異文伊陟臣扈曰下有奪文不知何說

鄭君所據逸十六篇無周官

賈公彥周禮保氏敘官引鄭志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孔穎達尙書堯典正義述鄭注書序所列逸十六篇之目無周官蒙按族師疏引

鄭志趙商問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康誥文出左氏春秋傳則此周官亦出他書所引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謂以大戴保傅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未確按趙商問下有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之語周官自是書名俞氏以爲言周有此官非也攝政三年從鄭君書序成王征注推而知之立太師云云或佚見他書所引鄭據賈逵張恭祖所傳逸目無此一篇故不具耳

漢書藝文志禮類周官經六篇下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姓名周官經至劉歆始通其讀前人無爲之解者此周官傳當是別成一書非周官經之傳趙商所引宜出於此

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

漢書藝文志尙書家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蒙按班注明云大小夏二家則非伏生傳授之原書矣二十九篇中有後得之太誓一篇爲博士所增入者敘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卽據此經龔氏自珍太誓答問謂大小夏侯經無太誓臆說也

古文尙書逸篇

史記殷本紀述尙書湯征序中有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五十七字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謂是湯征逸文

孫氏星衍尙書逸文云案孔壁古文無此篇司馬遷蓋  
本諸子所引又述湯誥序下有維三同至於東郊一百  
二十六字江氏孫氏及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並疑  
爲孔壁古文逸文蒙按漢書律厯志載劉歆三統術引  
古文尙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  
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  
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粵若  
來三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  
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  
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畢命豐刑曰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改勤和天下紀俱不載則逸十六篇史遷實未曾見湯征湯誥兩文蓋采自伏生大傳江孫段說俱非也

### 豐刑

三統術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顏師古注孟康曰豐刑逸書篇名蒙按周書嘗麥解王命口口祕作策太史策刑書九篇以授大正似卽說此經豐刑之事蓋刑書本成王在豐時所作康王命重述之以授分居豐郊者故曰王命作策豐刑也

宋氏翔鳳尙書譜謂筴字術非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  
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今其逸篇  
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注文同字當  
衍說具江氏聲人注音疏鄭所見篇卽是豐刑云不與  
此序相應者以序無命霍侯之文故疑爲別篇傳古文  
者誤與畢命題簡聯合也然序有分居字分居自是冊  
命二人又里成周郊四字不可解讀以字形求之里與  
豐甚近里必豐之闕誤則序本文當作命作冊畢霍傳  
本脫一字致成歧舛耳畢命豐刑蓋如大禹皋陶謨一  
篇記兩人之事分之可爲兩篇漢世大禹皋陶謨前半

逸後半獨傳猶此篇前半亡後半獨存非豐刑必在畢命以外鄭說未盡史記夏本紀云康王命作冊畢會分居里成周郊所據序本已誤非霍侯之文逸出孔壁序義竟不可曉矣

月采

三統術引古文月采篇三曰朏孔穎達尙書召誥正義作月令蒙按上文考德曰少昊曰清朱氏右曾周書集訓校釋謂卽是書考德解之逸文同今解逸目在周書第五十三則采字必令字之誤也

洛誥傳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引尙書大傳洛誥傳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蒙按大誓當爲大誥此言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事非總說周書不得闌入大誓誓字乃淺人所改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建于歧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



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

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

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于七百二十丈郭方

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作

雒解遑敘三監事亦與大誥序說相同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此傳以

證伏書本有大誓失未深考又據御覽引六誓可以觀義云云爲證更不確鑿六誓之文出略說篇中非大傳本文也○朱氏右會集訓校釋徐盈姓國在安徽泗州東南奄熊姓國今山東曲阜縣熊盈謂徐奄之同姓國

### 書大傳略說

宋書禮志載尙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同上日

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

迎日子郊陳氏壽祺輯校本據禮記玉藻正義定爲略說篇又蒙按大戴禮記公冠篇載此辭於孝昭冠辭之後似係孝昭冠時祭天朝日之作略說取以衍說書傳則略說亦孝昭以後經師所爲矣玉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言劉向校上大傳止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向所定四十一篇疑尙無略說也

漢書藝文志易類有

五鹿充宗略說三篇爲充宗說孟氏京房易災異之書此略說不見錄略殆又在充宗後矣

汨作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某氏傳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

篇七蒙按辯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予辯下土卽序所云帝釐下土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卽所云別生分類此序似專爲九共而作汨作二字當自爲句傳說有誤孔穎達正義云鄭注逸十六篇目汨作二未詳

### 尙書序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

篇書序在今文二十九篇以外甚明王氏鳴盛尙書後  
案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闕以  
尙書爲備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  
知本百篇云云疑序出自孔壁亦未確段氏玉裁古文  
撰異已糾之矣孔穎達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  
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皙云尙書序盤庚  
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  
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段氏於此不能別  
析蒙按皙所云與古文不同謂與殷在鄴南之文不同  
也壁書原文當作將治亳殷序下當作將始宅殷孔穎

達所據乃誤本耳晉書王接傳云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皆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王庭堅難之哲又釋難接詳其得失摯虞謝衡咸以爲允當哲書經庭堅諸家駁難故傳本多改舛也壁書卽皇甫謐所傳晚出古文非

有異本今古文皆無序前說可無庸疑

闕氏疏證云百篇序謂之小序

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五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兩漢諸儒並以孔子作故寧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尤屬特見蓋非周秦間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應說之庸且妄也余獨愛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則壁中書出除錯亂摩滅及僞秦誓凡得五十五篇無一篇名溢於序之外者可證小序所載爲無遺漏○又云孔穎達於盤庚小序下引束皙云見孔子壁中尙書將治毫殷作將始宅殷與世行本不同益是證西晉

人猶見古文經而東晉則失之矣。○史記殷本紀盤庚涉河南治亳裴駮集解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鄭本書序作將治亳殷此所引蓋三國人注本時王粲虞翻李撰多與鄭立異故改讀如此也云舊說以爲居亳知正文自作宅殷不然止言舊說以爲亳殷在河南可矣何必贅言居亳乎段氏改與古文不同句作與古文同於此文失未審也。○玉海三十七引盤庚疏亦作與古文不同。○玉海三十七引藝文志此七字已入正文。

### 歐陽經三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蒙按歐陽經三十一卷七字乃蔡謨注語傳本失未標列致與班氏本注混亂志列易詩禮春秋諸經皆各具正文無夾入旁注之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夏侯經大字而

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亦非王禹樂記二十四卷與所傳河間獻王本書二十三篇不同明見敘錄其書仍列正目不入附注此經後錄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歐陽大小夏侯立學並承伏生所得二十九篇而言則歐陽經亦二十九篇焉得別爲三十二篇史記儒林傳伏生得二十九篇孔穎達書正義曰別錄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

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  
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史遷時兩夏侯書未出惟歐陽  
立博士

見儒林傳贊

所云二十九篇非歐陽經而何志不列

歐陽者其書立在學官而祕府遺之故從闕略易敘錄  
云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目有施孟梁邱三家經無  
京氏禮敘錄云戴德戴聖慶普三家列於學官目有戴  
氏無慶氏此錄大小夏侯二家不及歐陽卽其例矣蔡  
氏不知祕書有遺誤謂班氏以意出入因據下目歐陽  
章句三十一卷附會斯說王氏所云於蔡意適合施之  
志文實不相應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三十一卷者蓋



盤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大誓析爲三篇陳氏壽祺左海經辯據舊本作三十二卷云今文盤庚不分二十九篇中有序一篇增大誓三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三十二卷當作三十三卷章句三十一卷亦當作三十三卷蓋盤庚爲三篇大誓亦爲三篇諸說俱緣遷就注文致成紛亂陳氏喬樞今文尙書經說攷云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此據漢石經拓本言之石經文字依據何家雖不可定盤庚大誓二篇卷數不分要是明確蔡時歐陽書已亡乃據章句卷數說之實則章句分卷與經本不同春秋類目公羊

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其經與傳俱止十  
一卷豈得謂三十八篇三十三篇之本別有分出後漢  
書桓榮傳云榮習歐陽尙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子郁  
傳云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是歐陽章句  
自以詞多而卷加增不關經文篇數蔡說殊誤顏師古  
敘例云臣瓚總集音義蔡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  
注本但意浮功淺散亂實多蔡書散入諸家音義往往  
不具姓名見裴駟史記集解序下注太史公書十篇有  
錄無書據史記自序集解爲音義文知此注亦同蔡以  
前諸家俱及見歐陽經必不至誤此注爲蔡自說無疑

矣初學記文部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尤爲詳。後漢書儒林傳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陳氏歷舉舊本無作三十卷者然朱氏彝尊經義考已作一。後漢書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子郁傳初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歐陽章句多於兩夏侯書此其證

今文無序增入大誓

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尙書篇目說漢志經二十九卷泰誓後得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或云泰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

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由不知泰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也。蒙按今文有無序篇說者紛如此，辯最爲明確。博士不肯立古文而泰誓集而讀之者，以伏生大傳所述多與此經相合也。法言問神篇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恣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西漢經師以序爲非。孔子作故。博士業無序。

伏尙書百篇禮三百

論衡伏文篇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伏尙書百篇。

禮三百正說篇共王得百篇尙書與史記儒林傳漢書  
藝文志劉歆傳所說俱不相同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  
證云充得之傳聞是也然案書對作二篇又俱云六略  
之錄萬三千篇王氏似曾見劉向父子七略別錄而不  
爲佚篇考其根實亦所不解正說篇尙書二十九篇火  
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  
二十九篇獨遺耶又云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  
按二十九篇中盤庚三篇大誓三篇明見於序則闕遺  
者止六十餘篇無七十一篇之多也充言殊疏闕大誓  
三篇後得或有可疑若盤庚三篇自來無異說豈復有  
所謂逸二篇邪既云案百篇之序矣何併序文亦不一案也

### 賈逵別錄

書堯典正義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

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別錄不知何書隋書經籍志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後漢書文苑傳傅毅與班固賈逵其典校書則別錄卽所上書部也然隋志已無此目其亡佚久矣正義又引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是逵上所撰今古文同異疏中之語後書逵本傳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此流爲烏乃其疏中引今文大誓之文其說如何不可知也詩齊風正義曰古文尙書無以悌爲圉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

團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團賈逵以  
今文校之定以爲團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團於古  
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團逵校古文悌字定  
以爲團當詳具同異中孔氏未見其書故爲說如此乎  
後漢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  
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  
今釋文正義所引馬鄭傳注有大誓篇文則賈訓本亦  
有大誓明矣蓋杜所傳古文止漆書一卷其餘仍憑據  
今文而以當時所傳古文遺說附之非真見  
孔本古文也賈所爲古文同異度亦同此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王應麟困學紀聞書類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  
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蒙按若德明哉蓋女有積德之

異文今文女作若有作明積作哉德字又在上也女若  
一聲之轉甘誓篇女不共命墨子明鬼下篇引作若是  
其證明與有積與哉俱形相近哉古文作𠄎見吳氏大  
澂說文古籀補引禱祀敦銘𠄎左右互易卽成積形故  
一讀爲哉者一讀而爲積矣湯任父言當是遲任父言  
之誤父从又持杖與又篆止差一小ノ又有古亦通用  
今文讀又爲父古文讀又爲父於哉字歧爲兩讀事亦  
相類遲任父猶國語云仲山父伯陽父遲作湯者遲舊  
從或體作遲下畫闕壞因譌爲湯耳湯字全篇所無古  
大傳本疑自作遲宋人校刻始改湯也卑應言乃俾女



惟喜四字之異俾省作卑詩小雅節南山篇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引作卑女惟二字并合爲應惟字左旁立  
心移置下畔女又增損作疒遂成應字言與喜亦形相  
近三文均次序符合若德明哉迨任父言文異義不甚  
遠卑應言宜蒙上王譎告之修不匿厥指之文爲說卑  
仍讀作俾江氏聲古文集注音疏誤合爲一云誼不可  
曉陳氏喬樞今文經說考從闕不錄殊嫌疏闊今以意  
補釋如此

汗簡作從與湯字形  
相近隸體當作從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困學紀聞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蒙按志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今文經脫一簡也若大傳所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之文卽此脫簡是伏生書有此簡矣何云脫乎王說非也若圭璧當是女劼瑟之異文古文女字今文作若已說具前劼从吉聲省段作吉吉與圭形近因歧爲圭璧瑟又聲近而通廣雅釋詁瑟比也詩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俾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漢書灌夫傳作辟睨是辟俾比瑟四字得互相通借瑟爲璧正猶瑟爲比

比爲俾俾爲辟矣段氏玉裁古文撰異云唯曰若圭璧句法與唯曰若稽田一例其說近是惜未見及於此故猶疑酒誥無此語也

總德

墨子非命下篇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蒙按左氏春秋莊八年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總德當卽種德淮南本經訓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高誘注云總一也總德謂總一其德總正字種借字總德蓋尙書大禹謨之別篇皋陶謨之異目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大禹皋陶謨本是一篇分之  
可爲二猶堯典舜典古謂之帝典本是一篇分之亦可  
爲二皋陶邁種德當是分出篇中之首句故卽以二字  
爲目繫之禹者其篇雖分實大禹謨之下篇也今皋陶  
謨逸去前數簡大禹謨全逸其文遂不可考史記夏本  
紀述皋陶謨篇文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  
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篇中今無伯夷語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十一字連讀篇首曰若稽  
古四字亦似虛贅此文上有闕佚伏孔諸儒必本有其  
說矣總德猶咸有一德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

湯咸有壹德鄭君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尹告猶皋陶謨古書標目固自有此兩例下文去發亦大誓三篇之子目說具本條

禹誓

墨子明鬼下篇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

其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蒙按禹誓卽甘誓以與禹  
誓同篇故通稱禹誓已說具前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  
誓于中軍是約經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  
汝之文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  
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云云經無此事其  
文亦不類蓋出古甘誓傳故別云有曰也予其行天之  
罰也以下純衍經文俞編修羣經平議云國語周語單  
襄公引太誓故是解說太誓之書證以此文平議之說  
信矣

左氏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孔穎達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

左氏春秋昭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作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此引其意而節其文顧氏炎武日知錄已有說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傳所引不純同疑亦出太誓故

橫陽札記卷之二



橫陽札記卷之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韓詩商頌章句

史記宋微子世家贊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裴駟集解案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司馬貞索隱曰今案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

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爾蒙按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卽儉去奢卽儉乃殷武篇不僭不濫傳文似集解所謂美襄公者就殷武一篇言之其那烈祖元鳥長發四篇固別有說也李賢後漢書曹褒傳注引韓詩辭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孔子之先與索隱所引佐戴武宣云云同出左氏春秋昭七年傳則韓詩自謂正考父所作十二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矣焉得移而屬之於後如索隱所譏哉魏氏源詩古微疑四篇考父作之至襄公追

錄其詩此說當是四篇中元鳥一篇左氏隱三年傳引以美宣公立弟之事以漢書藝文志韓生詩傳取春秋采襍說之語證之此篇必亦依附左氏以爲美宣公詩史公援引公羊而於世家全錄左傳且上文先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明立弟不始宣公然則贊意可推而知矣其大夫正考父美之八字蓋兼承宣公言之正考父有名字可舉襄公大夫不知爲誰文不能具是以隱約其辭如此裴氏引章句失未分析小司馬不見韓詩妄以己意說之遂成斯謬據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孔穎達正義引劉炫述議

云止謂周頌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其文言校不言得似十二篇本宋所有不入周樂  
或竟如韓說亦未可定商頌正義引鄭君詩譜云正考  
父校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又引馬昭云長  
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毛詩家亦謂五篇  
爲宋郊祀之詩索隱以爲商家祭祀樂章其說亦不足  
相難也

禮記樂記篇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齊者三王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鄒氏漢勳讀  
書偶識云齊當作晉左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遺民者謂作詩之人乃陶唐之後裔能  
識陶唐之舊聲者也若是則晉人能識陶唐氏之舊審  
矣陶唐卽五帝也宋人修其先世之樂今見有商頌五  
篇宋亦稱商則商人能識商之舊又審矣商卽三王也  
古人綴文或順或逆記文先言三王後言五帝傳寫者  
不審妄移之耳此說至確宋詩謂之商猶晉詩謂之唐  
毛詩唐風序曰此晉也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  
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然則宋謂之商其例亦如此  
矣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國語吳語闕爲深  
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皆謂宋爲商之證

論語子在齊聞韶孟子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齊有

韶樂是五帝之遺聲不必破讀爲晉

殷武篇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以大雅文王有聲篇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證之此文似  
亦指周事而言韓說近之

### 詩序

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  
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漢儒謂子夏所作殆  
非誣矣蒙按關雎序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本論語哀  
而不傷之文爲說此序恐亦作者援據孟子非孟子述

序也絲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證以小弁傳引高子曰小人之詩也云云序與傳爲一人所作甚明出自子夏之說漢書藝文志已疑之此傳詰我從事獨賢云賢勞也正本孟子序例當亦相同

毛詩

漢書藝文志詩序錄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據劉歆傳云歆親近欲立毛詩此文蓋原本七略不質言爲子夏所傳者毛公去子夏時代已遠書中徵引古義多采荀子荀子書詆子夏氏之儒甚力師承必有異故疑其辭也陸德明詩釋文引沈重

音義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  
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鄭君作譜始證以爲  
實今按周南關雎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樂不淫哀不  
傷本論語八佾篇文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義殊近曲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  
讀衷爲衷於所據論語本文復不符合劉氏台拱論語  
駢枝云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  
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又王之三鹿鳴之  
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





不知哀而不傷爲釋卷耳篇義因并不知哀窮宛云云爲失論語之義以是篇爲子夏作又以小序多申釋首句不可全屬之子夏解爲子夏毛公合作其識實在劉班之下周頌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旣云釋賓尸又云靈星之尸兩說並存作者已自疑此義俱出後師鄭譜之說不獨失略與志意并失序意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據孟子萬章篇說小雅北山篇文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謂稱引小序亦強爲比附北山首章明有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之文孟子何至不能自解必藉序說以通之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云序

傳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較錢說爲覈北山序自摭述  
孟子非孟子引此也陳氏奐傳說有通論一篇歷證傳  
義淵源子夏夫子夏善言詩遺說流傳固所宜有然論  
語八佾篇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爲絢兮何謂也今三百五篇無素以爲絢兮之文毛  
公所傳是否子夏之本先不能定餘說何由定乎唐會  
要載司馬貞詳定子夏易傳義稱王儉七志引劉向七  
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韓氏之傳亦託始子夏毛公  
之言不必泥矣

誕先登于岸

詩大雅皇矣篇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訟獄正曲直也正義釋傳曰文王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釋邱云重崖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釋箋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誕大登成釋詁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蒙按岸有高義無位義傳合兩字爲一解於上章憎其式廓傳言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分正義與引申義爲二文之例不符如正義說衍合經文爲大先天下升於高位與上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言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

貪羨明文王無窺竊神器之義亦復相妨二字必經傳者改易非毛公本文鄭君不取是也岸字宜亦有別讀箋據小雅小宛篇傳文釋爲訟獄意在破讀爲豸豸爲鄉亭獄名於此詩寔不相應釋文於彼篇云岸韓詩作犴此無別文韓意亦不如彼箋讀仍未得竊謂此文爲下發端岸字乃崇之通借崇與岑聲近岑古讀如纜或讀如岸故崇亦有岸讀禮記明堂位篇崇鼎鄭彼注云崇國名呂氏春秋審已篇齊伐魯索岑鼎韓子說林上篇岑作纜左氏春秋昭三年傳正義引服氏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服讀岑爲崇是崇借作

岑莊子徐无鬼篇楚人寄而躡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象注云岑岸也岑本讀爲岸是岸借作岑崇與岑通岑與岸通明崇與岸例亦相通誕先登于岸謂誕先證于崇也誕爲語詞證與登同聲省假崇卽下章以伐崇墉之崇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畔援歆羨皆出之崇侯虎所搆之詞罪于天討是以詩人推敘其事如此下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卽承此言距謂爲崇阻拒侵阮徂其所以塞周人崇之道

非別一事傳釋密人言國有密須氏釋崇埔止云埔城也不具崇解本文卽綴在此次高位當作嵩侯嵩卽崇之別體字六國時行用分析爲三爾雅釋詁篇嵩崇高也郝氏懿行義疏云嵩字說文所無此文嵩崇並見不得謂嵩字後人所作嵩字寔古篆所有漢書揚雄傳瞰帝唐之嵩高兮嵩高卽崇高揚雄據以入賦其文當采列訓纂說文不收猶倉頡篇幼子承詔詔字亦在此不收爲傳本佚去抑原書有遺不能懸斷嵩與崇本一字釐別爲二者古字簡少一字兼數用後孳乳寢多字各當一用因有差異說文廢爲續古文釋詁亦析爲二大

例可知嵩字詳見釋山篇嵩高爲中嶽字不作崇山大而高崧釋文云崧又作崇證台釋詁文此字當一律崧由傳寫歧出非古文嵩爲山大而高之專名則嵩爲凡高之通目兩字用例由此而殊崇國爲繇故封其地在崇山下國語周語太子晉回其在有虞有密伯蘇宋庠補音云密古崇字上卷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太平御覽地部引韋昭舊解云崇嵩古字通用崇山之崇古本有同釋山作嵩者崇伯必亦如之司馬貞史記夏本紀索隱引系本取有莘氏女是生高密宋忠云高密禹所封國高密漢書地理志隸高密國非禹封



所張守節正義引帝王紀云禹名文命字密密乃禹字  
宋忠注密字爲衍高當作嵩卽縣故封後禹續父業復  
爲其國據此文傳嵩侯必出其書崇傳國最久世本此  
下蓋向有別文詳其支系宋注本已佚今無可攷嵩字  
傳至漢季闕去上山侯字右畔上下點畫亦有剝泐讀  
者誤以嵩之臆體爲高因改侯之臆形爲位致失其正  
解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毛詩  
未得立九江謝曼卿爲其訓衛宏從受學因作序中興  
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毛公之學至新莽時  
已微入東漢始有鄭眾賈逵馬融三家其傳各不相承

以已意校整自不能無出入秦風蒙伐有苑傳蒙羽也箋釋之云討襍也畫襍羽之文於伐討義不可通羽於蒙亦不相涉俞編修羣經平議訂討爲糾衍傳羽字以糾義推之蒙爲引盾之紛糾下當更有引字羽卽其譌箋仍誤文說爲畫羽周禮春官舞師翬舞注引鄭司農解詁亦先有蒙羽舞之說先鄭本引字已改失高位二字亦其時改異可以例見先鄭前有傳師必不如是岸字從韓本通作又在此改之後高位依崇字推勘而譌原文自與韓異崇字本與下恭邦共三字爲韻後改此句當屬上讀不能連下韓本於上韻爲合是以復同其

作齊風東方未明篇東方未晞傳曰晞明之始升段氏  
玉裁訂云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晞乾也傳於  
葉葭湛露皆曰晞乾也此當云昕明之始升蓋因同音  
或改昕爲晞耳彼晞字改在許後亦與韓同此續改疑  
出一本推校諸跡兩正文非如正義所說甚明韓詩此  
故陸德明時已佚李善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  
作詩注引辭君章句誕信也馬氏國翰玉函山房輯佚  
書錄列此下釋文不引無以定其是否魯詩陸時尚存  
以行於河北不至江左不引其義略見周本紀所述差  
里以下更有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

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云云與先證之說相應此文必同毛作崇說苑亦述彼義指武篇云文王將伐崇先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室無填井無伐樹木無動六畜不如令者死無赦先宣言亦卽衍先證之義無填井無伐樹木約下章無矢我陵無飲我泉之文爲說證字亦有跡據無矢我陵四句箋以爲敘述阮事魯說通屬之崇以此章爰整其旅以按徂旅爲終說密事依其在京以下接入崇事故以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爲由阮之邊地踰山入崇崇字先

見此文復得根著毛與魯說下事雖未必純同此文合  
一可無疑議崇地所在傳箋俱不詳韋解崇山本作崇  
崇高也夏都陽城崇高所近陽城爲禹平水土後改封  
其地漢書地理志綴在潁州郡陽翟下非近嵩高之陽  
城嵩高漢志作崇高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  
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外方見書  
禹貢太室見左氏昭四年傳皆古名嵩高始見釋山名  
出在後亦非內史過所及知周本紀正義引皇甫謐曰  
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旣伐于  
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崇地近附於豐益涉虛誕文

王有聲篇既伐于崇平議讀于爲邗邗與崇各爲一國  
豐鎬間地周初實爲邗邑漢志右扶風鄠下云鄠水出  
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鄠卽邗之本字豐水在其界中  
明與崇兩不相涉說文又有邗篆云右扶風鄠鄉邗邑  
且聲卽阮祖共之祖初時爲其國之都名後沿襲爲  
國名入漢廢爲鄉祖與阮共並爲密所侵脅以距周師  
之入崇崇安得反在其西元和郡縣志京兆府鄠縣下  
云崇侯無道文王伐之虜崇侯作豐邑崇國在秦晉之  
間較皇甫說爲覈左氏宣八年傳晉趙穿侵崇杜預某  
解云崇秦與國崇在秦東晉西南僖十五年傳晉侯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晉界具是五城解梁居一四在虢略中及華山下集解  
云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  
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宏農華陰縣南華山有二在  
華陰南者曰太華西六十里別起幹曰小華古時通爲  
一名華陰漢隸京兆尹云志云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  
更名寧秦陰晉見史記秦本紀初爲魏邑後納秦傳無  
此城其入晉當在後虢略中城有三二爲僖三十年傳  
之焦瑕一卽僖五年傳之上陽集解所謂虢國都在宏  
農陝縣東南者漢志故虢國及焦城並綴在宏農郡陝

下瑕無所見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卽湖故名之胡古瑕  
胡二字通用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三城皆在今河南陝  
州境中湖最偏西顏師古漢書戾太子傳注云今虢州  
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湖城卽湖故城在今閿鄉縣東  
四十里縣西少北二十里有盤豆鎮北與山西永樂縣  
治隔河西接陝西潼關廳界卽解梁城外地解梁城爲  
解邑之瀕河保城下置舟梁以通津渡元和志云故解  
城在河中府臨晉縣東南十八里城在今縣境五姓湖  
南梁城又在此縣之南爲永樂治所城南境跨河有盤  
豆及潼關廳地當焦瑕西出渭岸之道故併入賂中華



山下城爲武城文八年傳秦人伐晉取武城集解無說  
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  
縣東北十三里案鄭縣在華州郭下治所卽今華州故  
武城偏東北十三里在渭水南二十里華州南十里卽  
小華山秦本紀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十  
一年初縣杜鄭華山舉大名鄭縣置在其下武城大例  
相同是以傳亦云然集解失去此城乃以華陰爲說又  
移潼關配合文十三年傳晉詹嘉所守之桃林之塞塞  
地屬瑕潼關在盤豆西四十里自是解梁城之外地瑕  
界不得至此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宏農下云有桃邱

聚卽桃林宏農在今閿鄉東之靈寶縣南桃林首彼塞  
徑當自故湖城南環至其西及北城偏在閿鄉東四十  
里西徑加廣未必能踰縣治盤豆自在塞外集解此說  
亦非審校地形五城惟號略中有腹徑餘皆沿河沿渭  
橫長而縱短潼關南三十里有雙古城其旁有潼谷關  
及麻谷關上關去廳治俱遠疑諸關城以西至華陰古  
時通爲崇地趙穿侵崇傳述其謀曰秦急崇必救之吾  
以求成焉崇與桃林之塞鄰接晉得之可規復武城逼  
鄭縣故爲秦所急形勢此爲最合崇在潼關華陰之間  
山名可以按索山海經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灌水出焉北流注于涓松果之山今潼谷關南閔鄉西界上之秦山灌水今嵩谷河西北流合西源之潼水折北逕廳治至城北入河古時此水自城南折西合華陰東北之泥泉蒲谷諸水入涓流有徒改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云灌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通谷潼谷俱卽嵩谷名尙循舊松果畢氏沅新校正云初學記及文選注引作松梁梁字非義當作淝卽灌借文因水名合作山名果其省體松亦崧省崧灌猶嵩岸緣兩讀衍爲重名從省可通稱灌亦可

通稱崧崧灌之山卽嵩山山支分自小華南之秦嶺東  
迤至層巒疊嶂甚高而大碣爲太華東之望山內史過  
所云此必王隱謝靈運臧榮緒諸家晉書亦目是山爲  
嵩高太平寰宇記華州華陰縣王猛冢下引云猛北海  
人貧鬻畚于洛陽與華陰神遇某氏校勘云按晉書載  
猛嘗見一父老于嵩高山與太平廣記所載中興書略  
同今云華陰當別有所據寰宇記所引乃別一本其文  
較何法書多華陰等字今本依何書刪出晉華陰兼有  
潼關之地嵩高在其境中必此山嵩名彼時猶存知漢  
讀自作嵩灌韋解失據此山郭璞傳及酈注亦俱不能

詳注證陳隋以下遂無知者寰宇記復誤松果爲華陰縣東二十七里之山又非灌水所出今一併考寔高山所在可定世本及傳文亦得暢然通讀矣

其追其貊

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貊毛公傳曰追貊戎狄國也鄭元箋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祖之舊業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孔穎達正義釋傳曰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爲

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  
大名耳其種非是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釋箋曰上  
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卽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  
貊之戎狄陸德明釋文云追如字又都回反蒙按貊爲  
戎狄之大名義無可疑追爲戎狄國經傳絕無其證以  
爲大名殊嫌不根據魯頌閟官篇淮夷蠻貊傳曰蠻貊  
而夷行也正義本脫蠻貊二字  
今據陳氏免疏本蠻貊與夷是通互爲文  
夷之族類可通稱蠻貊則蠻之族類亦可通稱夷貊此  
追貊當本作夷貊追蓋追之誤追爲遲或體字卽夷借  
字也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注云夷或作遲

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釋文引韓詩遲作夷夷與遲古  
通此夷字借作遲而從或體作追讀者以其字罕見疑  
爲追之闕壞因誤改爲追耳傳以戎狄釋夷貊卽以夷  
釋蠻貊之比所據本自作追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獫  
狁所逼稍稍東遷不言貊稍稍東遷追無聞其本亦尙  
作追承舊讀爲夷魏晉本始歧失周南漢廣篇不可休  
息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  
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但未  
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彼息字亦魏晉間人傳誤箋  
云不得就而止息止息二字是合釋休字非分釋息字

傳者習見休息之文以休思爲譌改從已讀與此一例  
釋文云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釋文以  
誤本爲古反斥真古本意改當時改本一出原本卽微  
正義并謂未見如此之本其傳至唐初已絕此本古字  
古讀爲改本所掩微絕又在彼前亦不足疑矣趙岐孟  
子告子下篇章句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又云貉在  
北方北方爲狄所居章句變狄言夷卽本此詩然則齊  
魯本固有從正文作夷者毛用借文參合可見齊魯詩  
隋唐已  
亡韓詩尙存元槩本外傳及王應麟詩攷所引南宋本  
不可休息並作不可休思釋文正義俱闕不引此追字  
同異如何亦陳氏奭疏疑追貊卽濊貊非韓城進梁山  
末可定也



梁山在漢左馮翊夏陽西北去長城不遠其外卽古  
荒服之地韓侯長百蠻是以兼受其國史記匈奴傳唐  
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董粥居于北蠻山戎卽夷獫狁  
粥卽貊箋分貊與獫狁爲二以周禮夏官職方氏職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狄與貉各爲種目故別出  
之然傳云戎狄狄種自兼獫狁不得更析逼迫東遷之  
之說不足據

介人維藩六句

詩大雅板篇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文法與商頌殷武篇歲事來辟勿

子禍適稼稽匪解一例勿子禍適兼歲事來辟稼稽匪  
解兩事而言懷德維寧亦兼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  
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五事而言二句皆用順逆相  
閒之法以成變格依常例俱當綴於末也鄭箋釋价人  
維藩六句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  
垣榦爲輔弼無疏遠之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  
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釋歲事來辟三句云以  
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  
民稼穡非可懈倦並順文爲說非詩意宗子維城與价  
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句義字義當有

差別宗子維城蒙上懷德維寧爲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自皆含下懷德維寧爲義如箋說懷德維寧專屬宗子維城而言詩當作懷德維城宗子維寧不應以城屬宗子矣朱子集傳云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較箋義爲長左氏春秋僖五年傳連引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兩句昭六年傳析出懷德句止引以下三句合觀兩文知古說自以此句詞義爲通貫上下不偏繫於一也稼穡匪解卽孟子告子篇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之說是巡守考察之事故與歲事來辟分列爲二禍適兼讓

貶削移四事而言箋以上兩句爲一義下一句無可附麗創爲敕以勸民之說事既無徵文亦不完矣集傳云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謹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較箋說亦近匪解下重綴免咎一語因板篇未推出相聞成文之例又以解與辟適爲韻未得其證疑有脫句故詞費也俞編修古書疑義舉例有倒句倒序錯綜成文三例與此例俱相近而不同今別爲一目他處之文有似此者可以例推

密人不恭

密人不恭傳國有密須氏正義曰密須紂黨杜預云密

須今安定密縣蒙按杜說見左氏春秋昭十五年傳集  
解密上有陰字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下云詩密人  
國此爲杜說所本國語周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  
有三女奔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韋昭解亦同惟縣  
下加近涇二字陰密入周隋廢入鶉觚張守節史記周  
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  
東接縣城卽古密國也鶉觚今甘肅靈臺縣東至陝西  
邠州之停口鎮一百三十里故密國差西去涇水里數  
約增多八九不爲甚近恭王所游之涇上又在其水下  
流棧樸篇涇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涇

水流入周京郊內爲文王巡幸所至亦非卽邠西之地  
韋解僅得其略不能推究入細陰密猶陰晉以在其國  
西北或西南邊地得名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  
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昭襄王五十年武  
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兩名俱出周季例必同  
一漢志京兆尹華陰下云故陰晉陰晉今陝西華陰縣  
去晉故都之山西絳縣甚遠密爲殷時大國境地卽較  
晉所後拓之疆域差狹必不至四五十里之廣袤如括  
地志說陰密卽在其國近郊之外豈得云陰鄭樵通志  
氏族略云涇州靈臺縣有密康公墓明一統志在縣西

五十里康公爲密亡國之君被討出奔死於邊邑墓地所在亦無以證其卽爲都城諸說皆不確漢志密人國下疑尙有別文如琅邪郡計氏下云莒子始起此後徒莒者章據本已脫佚密國當偏在邠南下章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止綴京大阜也矢陳也兩文無別解箋易其義云京周地名矢猶當也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以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於密事全失正義引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

疆密人升其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  
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其說雖依  
傳文推衍譌舛亦多傳釋本章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云  
旅師按止也旅地名是謂文王整師至苜拒卻密人上  
文敢距大邦侵阮徂其事已作結以下不必再敘依其  
在京更據密都形勢而言侵自阮疆陟我高岡自爲文  
王申討從阮疆深入陟其國之高岡不得牽衍成複侵  
卽書大誓逸篇侵于之疆之侵來侵及往伐通得言侵  
我謂地在本州管內非彼所得私無矢我陵無飲我泉  
依傳釋此所敘卽呂氏春秋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



主以歸文王之事陳爲陳列之陳卽爲行陳之陳古讀無別飲於陳義不倫合讀當爲斂說文斂塞也从支念聲斂與飲聲同例得通假傳不爲飲作解正文似本作斂後轉寫從借例作飲無陳我陵無塞我泉謂無敢憑山險以拒戰無敢遏水流以拒守者我陵我阿我泉我池言其地入附密首禍後至覆國不獨徂莒一役戰敗奔潰而已故詩別爲之詞如此伐密事具說苑指武篇其文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太公望曰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所述爲魯  
詩義枉與過從不恭及敢距大邦侵阮徂其衍出析爲  
二目嶮則綜京與高岡陵泉阿池約而爲一其義與毛  
符密必古師傳說爲然注所申述復不可據尋審傳文  
依字綴在其在大阜之上冠以發端亦非依阻之謂漢  
書孔光傳猗違者累歲顏師古注云猗違猶依違耳依  
與猗古字通國語周語猗兮違兮韋解云猗歎也此依  
字宜亦爲嗟歎之詞大阜謂山阜之大者山有密名爾  
雅釋山篇山如堂者密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密縣下引  
其文云古密國因以爲名此密名應亦同例密山方平

寬廣可建築以成邑居故密城得在其上密都有此形  
證地位可推阮疆西北接密南與徂連徂爲漢右扶風  
鄠鄉之邱說具上條字或作叭別名葛一作旅又爲黎  
黎卽周本紀驪山之驪司馬貞索隱所云驪山在雍州  
新豐縣南舊音黎者東境兼有新豐之故驪邑地跨今  
長安咸寧鄠臨潼四縣阮國當在渭北林寶元和姓纂  
在汧渭之間汧水偏在雍西不與驪鄠相接其地亦無  
阮名說文阮篆解云代郡五阮關也从阜元聲代地爲  
趙所開關置在立郡以後此字緣彼製并非古有阮篆  
解云鄭地从邑元聲邗與阮同聲本字當作邗鄭地謂

舊鄭之邑史記鄭世家索隱引系本云鄭桓公居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拾徙在後爲漢志京兆尹之鄭械林其故封左氏襄十四年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械林在涇西南高氏土奇春秋地名攷略云今涇陽之境祁爲其旁邑當又在涇東北三原高陵兩縣境地文四年傳晉侯伐秦圍祁新城祁新城卽此城之新築者集解分新城爲二云皆秦邑意謂并故城入圍明一統志不得祁地所在復合併爲一以澄城縣東北二十里

之新城當此城澄城東北之新城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是僖二十八年傳之新里本梁地秦取之築城以居命曰新城非別城邗新故兩城自俱在涇與石川河之間成十三年傳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麻隧近涇爲秦晉戰地邗新城偏近石川河當蒲城西南采入之道自得爲晉所圍故城差西南卽阮國舊城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獻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三國俱在洛西莒卽本詩之旅傳所謂地名者最偏南二國差北孟卽密爾雅釋

詁篇孟勉也郝氏懿行義疏云孟者黽之段音小雅十月之交篇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魯詩作密勿從事孟與黽通黽與密通故密亦借作孟酆卽祁都地之名祁都在酆韓子卽以酆伐祁猶徂都在莒韓子卽以莒代徂並非別國祁地入周初時亦尙名酆僖二十四年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酆侯所封卽此酆地文王所都之豐不封支庶書召誥篇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官篇序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亭姑篇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豐爲成王作洛黜殷祇告大事之所又爲周公歸老之地明無別國建在其中酆與豐名

同地各爲一酆侯後以酒醜國除地入鄭仍名祁邑秦  
移祁於新城故地又復爲酆元和志云三原縣本漢池  
陽縣畿澗山在今縣西北六十里符秦於此山北置三  
原護軍以其地西自孟侯原南曰豐原北曰白鹿原後  
魏太武七年罷改置三原縣三原以孟侯原豐原白鹿  
原得名孟侯原卽密原豐原太平寰宇記作酆原爲故  
祁地宋敏求長安志云三原縣境一十二鄉豐元鄉在  
縣北豐元卽酆祁兩名並存宋長安治所在今治東北  
三十里其鄉又在此去石川阿亦不遠酆與新城正相  
接祁故國有都有邑都地在酆邑當旁兼麻隧侯麗械

林及其迤西迤南諸地跨今三原高陵涇陽及咸陽四縣涇陽西北六十里有冶谷鎮戰國策秦策目爲谷口與甘泉並列當自縣入甘泉之道鎮西北有坂左右夾崖壁形如車箱俗名車盤嶺元和志云車箱坂在雲陽縣西北三十里縈紆曲折單軌纜通上坂卽平原宏敞樓觀相屬卽趨甘泉官道也甘泉山一名磨石嶺在縣西北九十里周回六十里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唐雲陽縣治所在涇陽北三十里雲陽鎮東管境兼有西北淳化縣故雲陽地車箱坂在嵯峨山西上有平原卽古孟侯原坂道縈紆曲折單軌纜通險峻難行是爲密境之



高岡甘泉山在涪化北三十里與五鳳蝎子掌諸山連  
接周回六十里兼支絡而言五鳳西臨五龍水蝎子掌  
偏東當冶谷河源古時通爲一名甘泉差南倚二山爲  
屏史記范雎傳正義引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石鼓原  
俗名磨石嶺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  
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  
嶺磨石嶺兼蝎子掌五鳳爲名磨石謂石磨其形圓扁  
取以象甘泉之平夷嶺爲其上脊括地志據以當關中  
記之連山於本山微別卽彼二山石鼓較石磨差高亦  
約略取象原則專目本山甘泉宮建在原上漢書楊雄

傳雄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其辭敘述此山云崇邱陵  
之駮駮兮駮駮注以爲高大狀邱陵依原文亦謂山  
爲平隴是卽傳所謂大阜山後有蠻嶂前面開敞形正  
如堂史記封禪書載公孫卿說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  
者甘泉也明廷漢書武帝紀注引晉灼音義作圓邱圓  
邱舊無此說衍自原形明廷知亦從山形衍出此山實  
爲雅釋之密山甘泉本水名後沿襲爲地名因附合爲  
山名非其王名密都蓋在此山有黃帝遺跡晉語司空  
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  
姓姬酉祁已滕葢任荀僖姁偃依是也周語解引世本

云密須姑姓密爲黃帝之後其國廟祀本奉黃帝是以方士云然原徑甚廣得容城郭寰宇記雲陽宮下引關中記云甘泉宮一名林光宮秦所造周回十餘里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增廣之周十九里漢宮里數占方徑四分里之七有奇秦徑約減一里兩徑準合古時侯國都制俱充足有餘秦徑差縮所占當卽其遺址封禪書又云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古帝王似謂黃帝以前九頭十紀諸皇如其說此都建築遠自太初亦非密所始創其地自車箱坂迤北兩旁夾川度甘泉水復有壽峰山橫絕衢道爲之外障形勢極險漢書郊祀志云

至雲陽行谿谷中隄陝且百里漢雲陽仍秦舊置治在  
原下百里爲漢步當今里七十谿谷謂脛與治谷河夾  
而爲谷隄陝卽謂險仄陟我高岡標著首隘以下敘腹  
徑無陳我陵陵與京別出乃指次隘卽壽峰山無塞我  
泉泉與陵聯綴卽甘泉水乾隆一統志云壽峰山在滄  
化縣北二里俗呼爲三楞嶺或謂卽甘泉賦所云掾欒  
也甘泉水在縣北隋書地理志雲陽縣有甘水長安志  
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西原縣志水在縣北四十里俗  
傳其味甘美異於他水南流入治谷水又云永安橋在  
縣北門外相傳漢昭帝時築以達雲陵後廢 本朝康

熙四十年重建永安橋跨甘泉水當壽峰山南口壽峰  
爲古椽欒一名三巒甘泉賦登椽欒而飀天門兮注引  
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椽欒在甘泉南爲其門戶正  
此山後文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偁棠梨三巒爲回車所  
度亦敘是山避複別具巒形注以封巒觀爲說非其意  
山當孔道可倚以拒戰下有甘泉水爲護水淺可通涉  
古時無橋行者須履石以渡塞其洩入冶谷河之口則  
上流水盈徒不能揭厲車亦濡軌足以制守兩形復俱  
有實著無他地可混車箱坂旣得密原之證下坂至周  
鎬京里數亦有元和志周武王宮在長安縣西北十八

里之交可校涇陽去長安七十里去宮城十八里再減城郭徑四五里距數實止四十七八治谷鎮東南十里爲土橋鎮其地尙在百里之內土橋鎮迤西北二三里始直郊口郊外尙有關地密界當盡坂尾恭王游涇上爲歲時常狩時械林尙未封鄭涇陽左右地俱屬鄉密國近在郊外田獵應帥車徒入會康公出疆從扈事體又復純合密始起或由旁邑後都雲陽無疑密名亦由茲改定秦本紀宣公四年作密時正義引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下列細目鄜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五時建置本末並詳具封禪書及郊祀志密

時與鄜時一例鄜名出自鄜衍密據此縣故名尙存陰密時亦爲縣別加陰名本不相紊昭襄時改密爲甘泉後又改甘泉爲雲陽密名乃漸卽微晦然陰密入漢尙仍秦名不去陰字密故地必尙有傳說志文零略不備自由傳寫遺失雲陽下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休屠二字亦經改竄郊祀志云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休屠祠卽徑路神祠此不應重出金人彼志無文不在休屠祭例之中說苑敬慎篇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金人本古制所有亦非創自彼俗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彼金人自爲休屠所製偶像於雲陽祠無涉  
裴駙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  
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  
人音義釋金人已誤合兩事爲一以雲陽當匈奴故地  
更涉虛誕匈奴與秦接界在昭襄王伐滅義渠以後雲  
陽入秦爲密縣遠在宣公以前如何糾合然如其說金  
人自雲陽徙入休屠非由休屠移置雲陽此文金人上  
二字本不作休屠固自可據二字改失在晉灼之後注  
云休音許虬反屠音除顏據本已然蓋出自臣瓚蔡謨  
諸家休屠木文依封禪書密畤祭青帝之文推勘當作



伏戲禮記月令篇曰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卽伏戲主春令是爲青帝句芒爲帝佐漢郡國迎氣有其祠祀密建國時立社稷宗廟并及迎氣諸祠廟制上祀黃帝迎氣祠制亦如明堂尊祀青帝國亡廟與社俱毀祠以迎氣沿存不廢秦因之立時漢別立迎氣祠此從帝號稱伏戲與金人並列古祠領於郡縣伏戲名號最尊是以志列首次晉灼先失金人之解臣瓚蔡謨因以伏與休形近戲本讀如盧爲屠音之轉異并改二字致本文本義全乖密時命名之義亦無從推索今據安定郡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下綴胡巫祝三字胡巫

祝謂胡巫所主三字明上所錄爲胡祠於例爲特綴此  
無胡巫祝之文知金人確爲古祠徑路神雖從胡名不  
置胡祝亦是漢祠休屠王降漢以中悔見殺事具其子  
金日磾傳日磾貴後武帝圖其母闕氏象於甘泉宮王  
祠建於宣帝時亦以日磾子孫世爲漢臣追恤其死事  
不能質言取單于所佩徑路刀名以爲神號意在閔其  
所遭之不幸非從其俗此祠與端旬殊例亦明白可見  
伏戲祠舊爲迎氣祠猶吳陽黃帝祠舊爲武祠封禪書  
秦文公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  
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靈公作吳

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索隱云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因武時又作上下時武時卽上時所依以置立之黃帝祠武以作兵教戰陳征伐炎帝禽殺蚩尤北逐葷粥得名其祠至秦文公時已圯廢始作當在西周之世吳陽在雍西舊爲虢國虢西與戎鄰厲王以後戎數寇西垂是祠以武名蓋作於其時後虢滅入秦祠祀遂輟虢祠黃帝與密祠青帝正同古時侯國因事制設專祠得祀上世諸帝並無別恨惟制式視明堂有差不能備立五廟封禪書上云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襄公始立國所作西時亦是迎氣之

祠並非獨創特其制取合金行以迎秋爲主於迎生氣之例殊別因有主少皞神之說後宣公更立密時春氣亦在所迎釐合爲一迎氣祠爲古侯國所有根考本文確無差互密祠後爲伏戲祠以避蒼帝靈威仰之名改易古時五帝無天人之別漢制用緯說分析爲二故志於雍下綴立五時復出太昊黃帝諸祠此伏戲又別據郡國所上圖籍之文錄列也鄭注月令篇太皞云宓戲氏宓戲卽伏戲氏與號得通稱此祠討出正文志與封禪書可一以貫陰密下脫文亦得依義校補詩密人國都所在於此可定矣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  
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  
違正道是不直也正義引王肅云密須氏敢興兵距逆  
大國侵周地又引下文以按徂旅注云密人之來侵也  
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  
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  
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  
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蒙按下傳釋旅爲  
地名此文徂與阮共傳意必俱爲國名說已具上徂旅

爲祖國之旅地猶商頌殷武篇荆楚爲荊州之楚國皆以大名冠小名例無可易侵阮遂往侵其當本作侵阮遂侵徂其今本因注文改誤徂共與阮析爲兩解以下敘文王所按自徂地始侵阮時尙未赫怒距逆之狀在所舍容不欲遽興師旅是以差別如此鄭風風雨篇風雨淒淒傳言風且雨淒淒然雨與風亦因下義析爲兩解非本文中有閒字箋云阮也徂也共也徂與阮共通爲一詞不別加詮釋所述卽傳文三國以下因失上文岸字之讀不知密人距周侵略所屬意在助崇誤以爲三國首禍文王申討而密助之引兵入其境迎戰角逐

勝負爭爲已屬歧成兩說其意實主申傳非竟易傳徂  
旅釋作徂國之兵眾始明白易去本解然其意取與下  
句周祜相儷兼用三家之說亦非謂旅爲地名徂不得  
更爲國名孟子梁惠王篇從古本引此文作以遏徂莒  
趙歧章句別釋作以遏止往伐莒國者乃與傳箋殊絕  
章句釋詩多用韓魯義亦間采箋說此詩韓本何作釋  
文無文魯本同毛有新序禘事三篇所引本文可證陳  
氏喬樅魯詩遺說攷云新序引孟子書文如此今孟子  
文與新序殊知新序是從新序本文又云邠卿亦用魯  
詩此條注義與魯詩說異蓋順孟子本文爲解疑從西

京博士師說或據程曾孟子章句之舊說也章句之說  
既不出於魯詩又非毛韓家言自是順本文爲解莒爲  
國名以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之文推考可  
知徂地所在惟說文耶篆解一見與莒異同未得其據  
因以己意附合豳風東山小雅車攻諸篇徂例歧爲往  
解往屬密言邊屬周言例分主客聯綴爲一實不能通  
王氏述毛意在難鄭以其解與箋獨別視爲古師所傳  
取資入注改莒國爲周地以附傳文又移傳徂字於傳  
上以合章句之解本義於是全失徂旅一注詞費已甚  
爲所創說甚明前此鄭眾賈逵諸家所傳固未推闢至



此晉後傳習毛詩用合注本以注與箋彙爲一書傳文  
從王所校定又或據注改傳箋本原文遂多舛亂陳氏  
免疏於思齊篇古之人無敦譽髦斯士傳下云釋文敦  
厭也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  
士也此王肅語據陸氏所見毛傳有敦厭也鄭作擇髦  
六字今本奪去而衍入古之人以下十二字以王肅語  
攬改彼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十二字衍從  
注文此往侵二字亦從注攬改可以例見釋文於此下  
作毛云徂往也其國名鄭云徂其皆國名所據本誤與  
今同其本亦自從合注刪去未經校復思齊正義釋箋

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彼傳  
數字亦出玉本是本仍其舊文此二字不能更校例亦  
如之徂訓往確非傳意傳於小雅四月篇六月徂暑下  
綴徂往也六月大火中暑往矣一文以彼徂字於他篇  
有別特詳此徂字若同注說往字例在所省侵阮遂侵  
其文義亦完不必再綴又往義爲出外侵例標著內地  
小雅六月篇侵鎬及方及爲入內之詞易作往適相反  
悖豈非鑿空撰造傳本文必如上校無疑阮徂兩國在  
今陝西西安府南北境內其次徂下當偏在徂東接崇  
界地陳氏奐疏謂在甘肅涇州之北引顧氏祖禹讀史

方輿紀要云其池在州北五里涇州僻在長武縣西北  
商周時爲密西北界外之地於徂東地形不相合史記  
魏世家惠王二十一年與秦遇彤胡三省資治通鑑周  
紀注云彤周彤伯所封之國國於王畿之內史記六國  
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方輿  
紀要錄入華州云彤城在州西南華州西南爲渭南縣  
界又西卽臨潼境其地正介徂與其兩國兩國之間其  
故國當在此彤古讀如同亦讀如龍辭尙功歷代鐘鼎  
彝器款識周邠敦銘赤芾同冕同釋作彤彤與同通同  
聲之字古讀多與龍相若說文銅篆解云銅从魚同聲

讀若龍嗣讀如龍同本讀必亦如龍彤與龍例亦得通  
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商君本傳作商君走商邑與  
其徒屬發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黽池與彤地殊出裴駟集解引徐廣曰黽或作彭司馬  
貞索隱云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  
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黽  
池爲韓地在宜陽北與鄭中隔魏之焦曲沃陰晉諸邑  
秦本紀云惠文君六年魏納陰晉九年與魏王會應圍  
焦降之十一年歸魏焦曲沃後十一年攻魏焦降之武  
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其秋伐宜陽四年拔宜陽

商君反時陰晉焦曲沃宜陽俱未入秦龍池不得屬鄭  
鹽鐵論毀學篇彭池亦是鄭地之池並非黽池紀上文  
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十一年初縣杜鄭  
彭戲爲戎號所居在鄭與杜之間驪戎部族之東卽渭  
南界上之彤地池爲城下之隍池彭名由之而出舊目  
自爲彤池廣韻二冬彤字注云水名彤水卽流入此池  
之水字依彤加入水旁潛夫論五德志妣姓分氏夏后  
有扈有南斟尋泊汎汪氏繼培箋云史記夏本紀論禹  
爲妣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  
氏斟尋氏彤城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泊汎不見於史

蓋卽彤城之誤泊泓本文卽是泐池箋依贊文訂作彤  
城證是文不能合彤池二字左體具存右體板本剝闕  
復有漫畫爲翻刻者改誤迹尙可見泐池與彤城兩氏  
皆本自古記所傳池名爲彤城氏建國時所命甚明入  
秦有彤與彭兩名厲共公後復置彤縣池名必亦從之  
改一孝公用商君議開阡陌集諸小邑暨鄉聚爲大縣  
四十一彤更省併入鄭商君死時地名尙未有易池名  
應亦如之表綴地名作彤此加詳兼及其地之池彤名  
在所從同文不應沒詛字無可通說表上文與晉戰岸  
門紀作與晉戰雁門雁與岸以聲近而殊非名別異由

彼例推校甬當作竜竜卽龍之變體集韻二冬龍下有  
重文竜注云古作竜竜字不見說文阮氏元積古齋鐘  
鼎彝器款識周頌敦銘龠字上體作甬與竜形近竜卽  
由之而變字亦作甬汗簡以甬爲龍正文不注所出庵  
下注云出孫強集字孫強所集爲漢晉金石刻文上畫  
變二爲人與薛氏款識周聘鐘鐘字作釜例同亦變而  
近古者甬與竜並漢隸文及篆體所有竜池卽形池因  
竜字罕見讀者誤而爲甬徐據本已然不質言其地所  
在旁引鹽鐵論文爲證固疑其字別有正作鄗道元注  
水經穀水篇誤據以釋宏農之甬池云本中鄉地也因

峭黽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  
曰黽或作彭移彭池之名入彼致索隱增衍成譌黽池  
非商君死所彭池確在鄭地亡忍反之音自不相應鄭  
世家索隱引系本云桓公居械林徙拾拾亦字誤其地  
爲鄭桓公自械林徙居之所卽是舊鄭之邑拾又爲掩  
之改異掩正文作攏見文選郭景純江賦攏左从手於  
篆文爲龔之別體其源蓋亦出漢隸世本作於秦前本  
文當止作龔漢人傳寫從借例加入偏旁後復以字畫  
有關整爲拾徙龔卽徙龍龍池之龍古有此作可證龍  
與龔與其字例俱通周頌酌篇我龍受之傳訓龍爲和



陳氏疏云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段氏玉裁撰異云史記漢書皆作共亦作龔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尙書龔字其義皆可訓爲和詩之龍卽龔之古文假借字龍爲龔省借又爲共轉借則彤通作龍亦得通作共共爲彤正猶竜與掩之爲彤矣共卽彤城氏之國其封至殷末尙存入周爲彤伯采邑顧命正義引王彼注云彤姒姓之國廣韻二冬彤字注云彤伯爲成王宗枝彤伯一以爲周同姓之侯一以爲卽彤城之後兩說不同正義釋上召太保奭芮伯下畢公

衛侯毛公並據世本云姬姓五國召公封最遠在北燕  
衛亦在殷墟芮畢毛俱近在畿內三公一侯一伯皆以  
親藩列在卿士彤伯不應獨異世本妣姓無彤以其字  
作掩爲傳者讀失王說疑緣之而誤今文尙書彤伯作  
龍伯漢書古今人表誤作師伯後文師氏虎臣後譌作  
師氏龍臣依古文經推校兩師字相涉而衍龍與虎形  
不相類讀例亦不能通必伯上正文脫綴在此字雖移  
次根跡具在尙可釐正今文作龍於世本正合解釋度  
亦相因成王宗枝之說蓋出自歐陽夏侯以下爲章句  
學者馬融諸家取以注古文遂通爲一解廣韻所述卽

東漢諸儒傳注中語較爲可據彤故國爲文王伐滅後復封不知徙置何地秦縣有彤復有共戰國策齊策王建遂入秦處之共鮑彪注從史記田完世家集解云共屬河內河內近齊故疆非處王建之所程氏恩澤地名考同方輿紀要說以共池當之共池名出明季不足以證古水經渭水篇注云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谿水次南得廣相谿水次東得共谷水首陽爲秦隴西屬縣東有共谷疑卽共故治後從山名改易失其本名共谷在今甘肅渭源縣東南共治今縣可知故彤國宜徙此河內之共乃彤伯之後改封所國故名亦從同

古今人表有共伯和次在嘉父譚大夫之上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卽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邱山今河內共縣西又引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卽于王位孟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爲入爲三公共伯和於厲王之末爲諸侯所推攝政至十四年召穆公及芮良夫暨周公畢公毛公諸親賢俱相洽無閒必宗屬

之長先世曾官卿尹有夾輔大勳者非彤伯之後無以當此其國在畿外與彤異地蓋康王之後荆徐數叛以中土爲重衛侯先歸國領方伯之職彤亦移國其西主安輯殷遺使各守土疆爲東都外衛也彤伯與衛侯皆成王顧命之臣故幽王之難衛武公率諸侯救周迎平王東遷厲王之難共伯和亦以兵入衛並身任其艱其地在今河南輝縣治所共首荀子儒效篇作共頭在懷東戚西乃原武新鄉二縣間山非輝縣山其國南境差廣周初爲陶叔之邑左氏春秋定四年傳昔武王克商遷建明德以藩成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

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聘季授土陶叔授民陶氏世居於此陶叔爲周司徒食采其地於殷墟西界鄰接因籍其戶及其旁邑之施繁六氏合以授衛陶地於先時不隸三監似本爲畿內之邑後改封彤伯之後始析出爲侯國山海經海內東經濟水出共山南東邱絕鉅野澤共山卽共首山以其國得名東邱偏南在故陶邑中爲濟水自榮水復出之處卽書禹貢篇之陶邱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定陶下云禹貢陶邱在西南移共邱於定陶以故陶名爲其所掩而誤水經濟水篇注云濟隧上承河水于卷北

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  
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  
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  
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徑通矣出河之濟卽  
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  
溝自于岑造入激隄于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尋北濟  
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  
年鄭子然盟於脩澤者也杜預曰卷東有武脩亭濟水  
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水流跡具於此文卷故城在  
原武西北七里衡雍差東南二里故原武治今陽武縣

在新鄉南去今原武四十里武脩亭他無所見以地形推校當爲今原武北之杏莊堡濟水首受濟隧自滎澤流出之濟乃古滎水出河之濟古稱雍水則是河水旁出之灘皆非濟之正派濟水實出隧下迤至武脩亭南始成渠瀆今杏莊堡北少東有黑洋山下臨平陸正合其山南地之形堡南少東郭下之地必古所謂東邱爲禹時陶邱故墟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陶仲囀作誥泰卷陶猶鄭童池並以大名冠小名泰卷卽卷陶卽此陶漢志河南郡卷下不綴東邱亦不綴其山兩名俱闕河東郡垣下云沘水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



地中又東至瓊槐入海沈水卽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東至瓊槐與鄴說符同是陽武以上已成流數十里定陶遠在下游爲大幹所趨豈能指作源地陶邱自爲卷之邱莊子共首釋文云本亦作邱首邱首卽因此邱得名荀子共頭正文亦當作邱頭從時名得通作周書作雒解臨衛政殷殷大震潰下云俾康叔字于殷衛卽當時所征之殷康叔字後始改此名解借爲初征時之目其例亦然邱首猶書酒誥篇之妹邦皆故名其國南兼原武其地當跨新鄉旁有獲嘉陽武諸縣廣徑與衛及邶鄘初封之地相若陶叔爲周司徒受地視侯所食亦

必非一邑左氏隱十一年傳言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  
隰邨攢茅向盟州隤懷蘇氏食邑累至十二陶叔亦得  
全有其地其故都本在陶邑後徙其首之北故名至漢  
已晦陶名遂無知者彤故邑在華州西南渭南界上長  
收鎮地水經渭水篇注云渭水東逕下邳縣故城南又  
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  
謂之大出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又東逕  
轡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闕駟曰  
蕃在鄭西然則今轡城是矣俗名之曰赤城水曰赤水  
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拱小赤水卽山海經之

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于孤柏原西東北  
流與禺水合水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  
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赤城卽長收鎮故城城名見魏  
書地形志當時已改從俗稱元和郡縣太平寰宇諸志  
記俱不載宋敏求長安志渭南縣下有張堡城云在縣  
東南三十里渭南東南卽州西南三十里爲此鎮徑張  
堡城蓋卽其城名至宋時又復改異故城入唐已頽圮  
無復垣形唐書五行志云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  
移東數步壅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大山據寰宇記  
爲今鎮東之聖山舊在鎮南張村近在山下卽故城遺

存之坊戶時城廢堡尙未築從村例立名後復因故基重葺更稱堡城沿村目乃變赤爲張城在大赤水橫渠之南小赤水西北去渭水三十里西直咸寧東北之霸橋鎮霸橋鎮東南有斜口鎮漢霸陵故城在其西北當渭水曲北之處距徑較此略長注於上文云渭水逕其城北此徑差縮標入逕距大例正合堡雖重築必非別城今堡復廢城跡已湮兩赤水名尙存大赤出水鎮西南之箭谷山東北流逕鎮北至赤水橋南與小赤水合正渠舊自倒獸谷口北出赤水鎮東至蔡渡口入渭今流絕支渠唐時已入正派疑亦爲古所有注不具文

有詳略小赤出鎮東南州境之龍耳山自崇寧鎮流出東北逕本鎮東出赤水橋至大張鎮西入渭純同古跡迤東有遇仙橋水下流亦入渭爲唐刺史姜師度所開之利俗渠渠首受喬谷水詳具本書地理志喬谷水出龍耳山東北之喬谷山乾隆一統志從舊本注文作愚水引州志云愚水亦名喬谷水元時西自龍灣北經聖山村入灌水明永樂中水大漲東折自漁村而下北注遇仙橋河又漁村川水舊自州西南金水谷西北流入喬谷水後亦因水漲遂東折北流入遇仙橋河疑卽古之招水二水亦俱改流根跡尙可按見四水皆著確實

竹水灌水均以意配禹水招水亦因灌水牽連入附並  
非本水山海經西山經敘列華山支幹竹山在英山西  
五十二里英山在石脆之山西七十里石脆之山在符  
禹之山西六十里符禹之山在小華之山西八十里以  
州界西二十七里西南六十里之徑準校符禹山已出

界外

下關

橫陽札記卷之三